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二百三
四

詳校官主事_臣陳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九十六

史部

明史卷二百三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勅修

列傳第九十一

鄭岳

劉玉子 懋

汪元錫邢 寰

寇天敘

唐胄

潘珍族子 旦
余 光

李中李 楷

歐陽鐸



陶諧

孫大順
大臨

潘塤
呂經

歐陽重

朱裳

陳察

孫懋

王儀

子絨
王學夔

曾鈞

鄭岳字汝華莆田人弘治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改刑

部主事董天錫偕錦衣千戶張福決囚福坐天錫上岳

言其非體且言糾劾非鎮監職而董讓行之太常本禮

部屬而崔志端專之内外效尤益無忌憚忤旨繫獄尚

書周經侍郎許進等救不聽贖杖還職尋進員外郎許
進督師大同貴近惡其剛方議代之罷職總兵官趙景
謀起用京軍屢出無功岳言進不可代景不可用京軍
不可出朝論避之遷湖廣僉事歸宗藩侵地於民施州
夷民相讐殺者有司以叛告岳禽治其魁餘悉縱遣荆
岳饑勸富民出粟弛河泊禁屬縣輸糧遠衛率二石致
一石岳以其直給衛而留粟備振民乃獲濟正德初擢
廣西副使土官岑猛當徙福建據田州不肯徙岳許為

奏改近地猛乃請自效尋改廣東遷江西按察使就遷
左布政使宸濠奪民田億萬計民立砦自保宸濠欲兵
之岳持不可會提學副使李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
相訐岳承檄按之夢陽執岳親信吏言岳子沄受賕欲
因以脅岳宸濠因助夢陽奏其事因掠沄巡撫任漢顧
慮不能決帝遣大理卿燕忠會給事中黎奭按問忠等
奏勘岳子私有迹而夢陽挾制撫按俱宜斥岳遂奪官
為民宸濠敗中外交薦起四川布政使以憂不赴世宗

初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甫兩月召為大理卿嘉靖
元年冬上言內臣有犯宜聽部院問理毋從中決不能
從帝數不豫岳請遵聖祖寡欲勤治之訓宮寢有制進
御以時而退朝即御文華裁決章奏日暮還宮以養壽
命之源報聞出按甘肅亂卒事總兵官李隆等皆伏罪
還朝以災異陳刑獄失平八事尋遷兵部右侍郎時大
禮未定岳言若以兩考為嫌第稱孝宗廟號毋稱伯考
以稍存正統大學士石瑄請從之帝切責瑄奪岳俸兩

月轉左侍郎請罷山海關稅弗許中官崔文欲用其兄子為副將岳持不可寧夏總兵官仲勛行賄京師御史聶豹以風聞論岳岳自白因乞休歸十五年而卒

劉玉字咸栗萬安人祖廣衡永樂末進士正統間以刑部郎中出修浙江荒政積粟數百萬督治陂塘為旱澇備景泰初歷左副都御史鎮守陝西請遇災傷毋俟勘報即除其賦庶有司不得借覆核陰行科率從之還治院事福建浙江盜起命往督兵捕議創壽寧縣於官臺

山以清盜窟討平處州賊已復巡撫遼東居官以廉節
稱終刑部尚書父喬成化初進士累官湖廣左布政使
王登弘治九年進士授輝縣知縣發粟振饑奏蠲虛稅
復業者千家擢御史初孫伯堅金琦王寧皆以傳奉得
官已又以指揮胡震為都指揮分守通州王抗疏言傳
奉不已繼之內批累聖德之皆罷之不納武宗即位甫
四月災異迭見王陳修省六事出按京畿中官吳忠奉
命選后妃肆貪虐王奏不問劉健謝遷罷王馳疏言劉

瑾等佞幸小臣巧戲弄投陛下一笑顧讒邪而棄輔臣
此亂危所自起況今白虹貫日彗見紫微宮星搖天王
之位民窮財殫所在空虛陛下不改圖天下將殆乞置
瑾等於理仍留健遷輔政不報王遂引疾歸後瑾榜王
奸黨復誣構之罰輸粟塞下者三最後逮繫詔獄削籍
放歸瑾誅起河南僉事遷福建副使皆董學政正德十
五年累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江防宸濠反攻安慶
王以舟師赴援事定改撫鄖陽世宗即位召為左僉都

御史論遏亂功進右副都御史嘉靖元年改左歷刑部
左右侍郎初偕九卿爭興獻帝不宜稱皇及帝欲考獻
帝又偕廷臣伏闕哭爭六年秋坐李福達獄削籍卒於
家玉所居僅庇風雨天文地理兵制刑律皆有論著隆
慶初贈刑部尚書謚端毅子懋南京工部右侍郎歷官
亦有聲

汪元錫字天啟婺源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三遷都給事中陝西鎮守中官廖鸞族子鎧冒功為錦

衣千戶隨鸞於陝元錫爭之言鎧父鵬已亂中州勿使鎧復亂陝右乞徵還鸞寘鎧父子於理偏頭關之捷錄功太濫偕同官言太監張忠總兵官劉暉等不宜賞湖廣鎮守太監杜甫請巡歷所部帝許之元錫等據祖制力爭帝幸昌平宣府大同元錫偕同官邢寰累疏諫復言宣府守將朱振等皆扈從西巡寇乘虛入塞何以禦之已聞帝將選禁軍徂征四海治部寇復極陳不可安遠侯柳文鎮湖廣奏攜叅隨七十餘人元錫乞寢所奏

車駕還京以應州之捷大賚文武羣臣元錫等言是役
殺邊民無算六軍多傷今君臣欣喜交賀而軍民繫賊
庭南向號哭臣等何忍受賜中旨以納粟都指揮馬昊
守備儀真復遣內官分守潼關山海關駕又幸大喜峯
口欲招三衛花當巴爾斯元錫等皆抗章諫帝欲南幸
舒芬黃鞏切諫得罪給事御史遂不敢爭及帝將親征
宸濠元錫復諫沮宸濠就執元錫褫偕六科馳疏請迴
鑾十五年帝在南京元錫等復屢申前請且言供億繁

費使牒旁午奸宄冒官校少女充離宮陛下不以宗社
為重專事逸遊豈能長保天下語甚危切中旨以內官
晁進楊保分守蘭州肅州元錫等言二州逼強寇不可
增官守累居民羣小不悅矯旨責之詔改團營西官廳
為威武團練營以江彬許泰等提督之別擇地為團營
教場元錫言拓地則擾居民興工則費財力以朝廷自
將之軍而彬等槩加提督則僭名分不從會帝崩事已
世宗即位疏言都督邵永以附江彬下獄宜釋而用之

錦衣都指揮郭鰲等十人皆彬黨宜下獄治咸報可張
銑許泰繫獄帝忽宥其死元錫爭不聽屢遷至太僕卿
嘉靖六年帝以李福達獄下三法司於理元錫不能平
有後言聞於張璁并下獄奪職後用薦起故官歷戶部
左右侍郎致仕卒邢寰黃梅人正德三年進士數言事
有直聲

寇天敘字子惇榆次人由鄉舉入太學與崔銑呂柟善
登正德三年進士除南京大理評事進寺副累遷應天

府丞武宗駐南京從官衛士十餘萬日費金萬計近幸
求索倍之尹齊宗道憂懼卒天敘攝其事曰青衣皂帽
坐堂上江彬使者至好語之曰民窮官帑乏無可結歡
丞專待譴耳彬使累至皆然彬亦止他權幸有求則曰
俟若奏即予禁軍攫民物天敘與兵部尚書喬宇選拳
勇者與搏戲禁軍卒受傷斃且畏不敢橫其隨事禁制
多類此駕駐九月南京不大困者天敘與宇力也嘉靖
三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未行改鄖陽甫二月又

改甘肅回賊犯山丹督將士禽其長托克托穆爾西域
貢獅子犀牛西狗天敘請却之不聽進右副都御史巡
撫陝西寇入固原擊敗之斬首百餘又討平大盜王居
等累賜銀幣織造太監至有司議奏罷之天敘曰甫至
遽請罷即不罷談且益張會歲侵乃請蠲租稅發粟振
饑民因言織造非儉歲所宜設帝立召還歷兵部右侍
郎卒家貧喪事不具天敘在太學時嘗聞父疾馳六晝
夜抵家父疾亦瘳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以憂歸劉瑾斥諸服除久不赴官者坐奪職瑾誅召用以母老不出嘉靖初起故官疏諫內官織造請為宋死節臣趙與珞追謚立祠進員外郎遷廣西提學僉事令土官及猺蠻悉遣子入學擢金騰副使土酋莽信虐計禽之木邦孟養構兵胄遣使宣諭木邦遂獻地屢遷廣西左布政使官軍討古田賊久無功胄遣使撫之其魁曰是前唐使君令吾子入學者即解甲擢右副都御史巡

撫南贛移山東遷南京戶部右侍郎十五年改北部進
左侍郎帝以安南久不貢將致討郭勛復贊之詔遣錦
衣官問狀中外嚴兵待發胄上疏諫曰今日之事若欲
其修貢而已兵不必用官亦無容遣若欲討之則有不
可者七請一陳之古帝王不以中國之治治蠻夷故
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太宗既滅黎季犛求陳氏後
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仁廟每以為恨章皇帝成
先志棄而不守今日當率循二也外夷紛爭中國之福

安南自五代至元更曲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興迭廢而嶺南外警遂稀今紛爭正不當問奈何殃赤子以威小醜割心腹以補四肢無益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厯浪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為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之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而止況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為

殷鑒四也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
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今雖兵亂尚彙彙奉表牋具
方物款關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却之是彼欲貢不得
非抗不貢也以此責之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餉今四
川有採木之役貴州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儲數十萬
率耗於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頻興所在儲軍悉輸將
作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
之衰也自明皇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

役始今北寇日強據我河套邊卒屢叛毀我藩籬北顧
方殷更啟南征之議脫有不測誰任其咎七也錦衣武
人闇於大體倘稍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即
令按問得情伐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為謀
且今嚴兵待發之詔初下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
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請停遣勘官罷一切征調天
下幸甚章下兵部請從其議得旨待勘官還更議明年
四月帝決計征討侍郎潘珍兩廣總督潘旦巡按御史

余光相繼諫皆不納後遣毛伯溫往卒撫降之郭勛為
祖英請配享胄疏爭帝欲祀獻皇帝明堂配上帝胄力
言不可帝大怒下詔獄拷掠削籍歸遇赦復冠帶卒隆
慶初贈右都御史胄耿介孝友好學多著述立朝有執
持為嶺南人士之冠

潘珍字玉卿婺源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正德中歷官山
東僉事分巡兗州賊劉七等猝至有備不敢攻引去掠
曲阜珍奏徙縣治而城之遷福建副使湖廣左布政使

嘉靖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累遷兵部左侍郎
時議諫討安南珍上疏諫曰陳暲莫登庸皆弑逆之賊
黎寧與其父諛不請封入貢亦二十年揆以大義皆所
當討何獨徇寧請為左右且其地不足郡縣置叛服無
與中國今北敵日蕃聯帳萬里烽警屢聞顧釋門庭防
遠事瘴蠻非計之得宜遣大臣有文武才者聲言進討
檄數登庸罪赦其脇從且令黎寧合勦賊父子不擒則
降何必勞師帝責珍撓成命褫職歸尋以恩詔復官致

仕珍廉直有行誼中外十餘薦皆報寢卒贈右都御史
珍族子旦字希周弘治十八年進士知漳州邵武三遷
浙江左布政使斥羨金不取嘉靖八年擢右副都御史
撫治鄖陽數平巨寇累遷刑部右侍郎十五年冬以兵
部左侍郎提督兩廣軍務詔起復毛伯溫討安南旦行
過其里語之曰安南非門庭寇公宜以終喪辭往來之
間少緩師期俟其聞命求款因撫之可百全也旦抵廣
適安南使至馳疏言莫登庸之篡黎氏猶黎氏之篡陳

氏也朝廷將興問罪師登庸即有求貢之使何嘗不畏
天威乞容臣等觀變待彼國自定若登庸奉表獻琛於
中國體足矣豈必窮兵萬里哉章下禮兵二部族父珍
適以言得罪尚書嚴嵩張瓚絀旦議不用會伯溫入都
見旦疏不悅言總督任重宜擇知兵者遂改旦南京兵
部以張經代之未行引疾乞休語侵伯溫帝怒勒致仕
將還吏白例支庫金為道里費旦笑曰吾不以妄取為
例卒贈工部尚書旦上書半歲廣東巡按御史余光亦

言黎氏魚肉國君在陳氏為賊子抗拒中國在我朝為
亂魁今失國或天假手登庸以報之也自宋以來丁移
於李李奪於陳陳篡於黎今黎又轉於莫欲興黎氏勢
必不能臣已遣官責其修貢道里懸遠往復陳請必失
事機乞令臣便宜從事帝以光疏中引五季六朝事下
之兵部咎光輕率奪其俸無何光進鄉試錄禮部尚書
嚴嵩摘其誤奏之被逮削籍光江寧人

李中字子庸吉水人正德九年進士楊一清為吏部數

召中應言官試不赴及授工部主事武宗自稱大慶法
王建寺西華門內用番僧住持廷臣莫敢言中拜官三
月即抗疏曰曩逆瑾竊權勢焰薰灼陛下既悟誅之無
赦聖武可謂卓絕矣今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草
絕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
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
日殫軍政日弊瑾既誅矣而善治一無可舉者由陛下
惑異端故也夫禁掖嚴邃豈異教所得雜居今乃建寺

西華門內延止番僧日與聚處異言日沃忠言日遠用
舍顛倒舉錯乖方政務廢弛職此之故伏望陛下翻然
悔悟毀佛寺出番僧妙選儒臣朝夕勸講攬大權以絕
天下之奸建儲位以立天下之本草義予以正天下之
名則所謂振紀綱勵風俗進君子退小人諸事可次第
舉矣帝怒罪將不測以大臣救得免踰日中旨謫廣東
通衢驛丞王守仁撫贛州檄中叅其軍事預平宸濠世
宗踐阼復故官未任擢廣東僉事再遷廣西提學副使

以身為教擇諸生高等聚五經書院五日一登堂講難
三遷廣東右布政使忤總督及巡撫御史坐以不稱職
當罷霍韜署吏部事稱中素廉節有才望當留會政府
有不悅者降四川右叅政十八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山東歲歉令民捕蝗者倍予穀蝗絕而饑者濟禽劇盜
關繼光隣境攘其功中不與辯進副都御史總督南京
糧儲御史金燦按四川時嘗薦中中不謝燦憾之至是
撫他事誣劾方議調用而中卒光宗時追謚莊介中守

官廉自廣西歸欲飯客貸米隣家米至又乏薪將以浴
器爨會日已暮竟不及飯而別少學於同里楊珠既而
擴充之沈潛邃密學者稱谷平先生門人羅洪先王龜
年周子恭皆能傳其學中族人楷又傳洪先之學楷字
邦正由舉人授湯溪知縣母艱服闋補青田倭蹂躪東
南楷積穀資守禦青田故無城倭至楷禦於沙埠倭不
得渡乃以間築城倭又至登陴守日殺賊數人倭遁去
改知昌樂亦以治行聞

歐陽鐸字崇道泰和人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上書極論時政不報使蜀府王厚遺之不受歷工部郎中改南兵部出為延平知府毀淫祠數十百所以其材葺學宮司禮太監蕭敬家奴殺人置之法調福州議均徭曰郡多士大夫其士大夫又多田產民有產者無幾耳而徭則盡責之請分民半役士大夫率不便巡按御史史汪珊力持之議乃行嘉靖三年擢廣東提學副使累遷南京光祿卿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蘇松田不甚

相懸下者畝五升上者至二十倍鐸令賦最重者減耗米派輕齋最輕者徵本色增耗米陰輕重之賦乃均諸推收田從圩不從戶詭寄無所容州縣荒田四千四百餘頃歲勒民償賦鐸以所清漏賦及他奇羨補之議徭役及裁郵置費凡數十百條民皆稱便遷南京兵部侍郎進吏部右侍郎九廟災自陳去鐸有文學內行修潔仕雖通顯家具蕭然卒贈工部尚書謚恭簡

陶諧字世和會稽人弘治八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

選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請命儒臣日講大學衍義孝
宗嘉納之正德改元劉瑾等亂政諧請以瑾等誤國罪
告先帝罪之勿赦瑾摘其謫字令對狀伏罪乃宥之帝
命中官崔杲等往江南浙江織造杲等復乞長蘆鹽引
諧再疏爭皆不聽諧當出理邊儲以工科掌印無人請
俟行日遣官代署瑾遂中諧下詔獄廷杖斥為民旋榜
為奸黨又誣以巡視十庫時缺布不奏復械至闕下杖
之謫戍肅州瑾誅釋還鄉其黨猶用事竟不獲召嘉靖

元年復官未至除江西僉事轉河南管河副使命沿河植柳傍藝葭葦有事採以為埽總理都御史請推行之諸道歲省費鉅萬遷參政厯左右布政使皆在河南久之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疏言守令遷太驟宜以六年為期言官忤旨當優容養病官才力堪任者毋終棄時南京御史馬敷等劾王瓊被逮而新例養病久者率不復收敘故諧以為言又奏今天下差徭煩重既有河夫機兵打手富户力士諸役乃編審里甲復

徵曠丁課及供億諸費乞皆罷免帝採納之尋遷兵部
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海寇陳邦瑞許折桂等突入波
羅廟欲犯廣州為指揮李慤所蹙邦瑞投水死折桂還
所執指揮二人乞就撫諧居折桂等東莞編為總甲使
約束其黨五百人為新民兵部以降賊羣聚恐乘隙為
變令解散其黨已陽春賊趙林花等攻城與德慶賊鳳
二全相倚為患諧討破百二十五砦帝曰諧功足錄第
前縱患者誰乃僅賚銀幣瓊山沙灣洞賊黎佛二等殺

典史諧復勦平為總督三年俘斬系萬母憂歸起兵部
左侍郎九廟災自陳致仕歸卒贈兵部尚書隆慶初謚
莊敏孫大順字景熙嘉靖四十五年進士歷官福建右
布政使司帑失銀吏卒五十人皆坐繫大順言於左使
曰盜者兩三人耳何盡繫之為請為公治之乃縱囚令
跡盜果得真者終右副都御史廣西巡撫弟大臨字虞
臣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吳時來劾嚴嵩大
臨為定疏草時來下詔獄詰所共謀大臨不顧日餉之

藥物時來亦忍死無一言萬厯初累官吏部侍郎卒贈
吏部尚書謚文僖大臨少應舉杭州隣婦夜奔拒之旦
遂徙舍為人寬然長者而內持貞介不以勢利易大順
子允淳與父同登進士終尚寶丞

潘塤字伯和山陽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性
剛決彈劾無所避論諸大寮王鼎劉機甯杲陳天祥等
多見納乾清宮災塤上疏曰陛下涖阼九年治效未臻
災祥迭見臣願非安宅不居非大道不由非正人不親

非儒術不崇非大閱不觀兵非執法不成獄非骨肉之
親不干政非汗馬之勞不濫賞臣聞陛下好戲謔矣臣
以為入而內庭琴瑟鐘鼓人倫之樂不必遊離宮以為
懼狎羣小以為快也出而外廷華裔一統莫非臣妾不
必收朝官為私人集遠人為勇士也聞陛下好佛矣臣
以為南郊有天地太廟有祖宗錫社迎庥佛於何有番
僧可逐而度僧可止也聞陛下好勇好貨好土木矣臣
以為誅奸遏亂大勇也不須馳馬試劍以自勞三軍六

師大武也不須邊將邊軍以自擁任土作貢皇店奚為
蘭闐駢闐內市安用阿房壯麗古以為金塊珠礫也況
養豹乎金碧熒煌古以為塗膏纓血也況供佛乎是數
者之好皆可已而不已者也疏入報聞十一年正月上
書言陛下始者血氣未定禮度或踰今春秋已盛更絃
易轍此其時也昔太甲居桐處仁遷義不失中興漢武
下輪臺之詔年已七十猶為令主況陛下過未浮於太
甲悔又早於武帝何愆不可蓋何治不可建乎時欲毀

西安門外民居有所興作塤與御史熊相曹雷復切諫
皆不報三遷至兵科都給事中右都督毛倫以附劉瑾
論死削世廕倫嘗有德於錢寧恃為內援其子求復襲
塤等力爭寧從中主之寢其奏忽中旨命塤與吏科給
事中呂經各進一階外調舉朝大駭給事中邵錫御史
王金等交章請留不報遂添註塤開州同知嘉靖七年
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潞州巨盜陳卿據青陽山
為亂山西巡撫江潮常道先後討賊無功乃敕塤會勦

頃謀於道曰賊守險難以陣合諸路夾攻出不意奪其險乃可禽也遂分五哨三路入募土人為導首攻奪井腦賊悉衆爭險官軍奮擊大破之追奔至莎草嶺燬安陽諸巢山東副使牛鑾由潞城入破賊李莊泉其夕河南副使翟瓚搃卿巢卿敗走瓚追敗之藥莊山又敗之神河山西僉事陳大綱亦屢憾賊先後降二千三百餘人自進兵至搜滅賊巢凡二十九日捷聞帝將大賚遣給事中夏言往覈未報河南大饑殣不以時振而河南

知府范鏹不待報輒開倉發粟民德而頌之頃怨聲大起流聞禁中帝切責撫按匿災狀頃惶恐引罪且歸罪於鏹遂為給事中蔡經等所劾詔罷頃永不敘用言覈上平賊功頃為首桂萼惡之但賚銀幣年八十七卒呂經字道夫陝西寧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九年乾清宮災經上疏極論義子番僧邊帥之害屢遷吏科都給事中復極論馬昂女弟入宮事又劾方面最貪暴者四人羣小咸惡遂謫蒲州同知又以事忤中官

黃玉誣劾繫獄世宗即位擢山東參政嘉靖十三年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故事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牧地五十畝經損餘丁之二編入均徭冊盡收牧地還官又役軍築邊牆督趣過當諸軍詣經乞罷役都指揮劉尚德叱之不退經呼左右榜訴者卒遂爭毆尚德經竄花馬寺幽室中亂卒毀府門火均徭冊搜得經裂其冠裳幽之都司署帝詔經還朝都指揮袁璘將尅諸軍草價為辦裝卒復執經裸而寘之獄虐辱之脅

鎮守中官王純等奏經十一罪帝逮經亂卒復寘官校於獄久之始解經下詔獄謫戍茂州數年釋還隆慶初復官卒亂卒為曾銑所定見銑傳

歐陽重字子重廬陵人正德三年進士殿試對策歷詆闕政授刑部主事劉瑾兄死百官往弔重不往張銳錢寧掌廠衛連構搢紳獄重皆力與爭銳等假他事繫之獄贖杖還職仍停俸再遷郎中歷四川雲南提學副使遷浙江按察使未上嘉靖六年春拜右僉都御史巡撫

應天會尋甸土酋安銓鳳朝文反廷議以重諳滇事乃改雲南初武定土知府鳳詔母子坐事留雲南朝文紹其衆言詔已戮官軍將盡滅其部黨以故諸蠻悉從為亂攻圍會城重督兵擊敗之而遣詔母子還故地其黨愕相率歸之朝文計窮絕普渡河走追兵至殲焉銓逃尋甸故巢官軍攻破其砦執銓賊盡平乃散其黨二萬人遷尋甸府於鳳梧山下更設守禦千戶所重推功於前撫臣傳習並進秩任子緬甸木邦隴川孟密孟養諸

酋相讐殺各計奏於朝下重等勘覆遣參政王汝舟知府嚴時泰等遍歷諸蠻譬以禍福皆還侵地供貢如故重列善後數事悉報可賜璽書褒諭重乃卹創殘振貧乏輕徭賦規畫鹽鐵商稅屯田諸務民咸便之雲南歲貢金千兩費不貲大理太和蒼山產奇石鎮守中官遣軍匠攻鑿山崩壓死無算重皆疏罷之浮費大省當是時鎮守太監杜唐黥國公沐紹勛相比為奸利長吏不敢問羣盜由此起重疏言盜率唐紹勛莊戶請究主者

又奏紹勛任千戶何經廣誘奸人奪民產唐役占官軍
歲取財萬計因極言鎮守中官宜革帝頗納其言頻下
詔飭紹勛命唐還京待勘二人懼且怒遣人結張璉謀
去重會重奉命清異姓冒軍幣都司久未報給餉後期
唐等遂嗾六衛軍譁於軍門巡按御史劉臬以聞劾重
及唐紹勛處置失當璉從中主之解重職責臬黨庇調
外任唐紹勛不問都給事中夏言等抗章曰以軍士譟
罪撫按紀綱謂何況重奉詔非生事臬言唐紹勛罪與

重等今處分失宜無以服天下頃年士卒驕悍相效成風類以月糧借口如甘肅大同福州保定事變屢見失令不治他日當事之臣以此為諱專務姑息孰肯為陛下任事哉願曲宥二臣全朝廷之體帝怒奪言等俸重罷歸在道間御史王化劾其為桂萼黨不勝忿抗疏陳辨請錄大禮大獄被逐諸臣而自乞褫職又言得紹勛所遣百戶丁鎮私書知行賄張璉乞其覆護璉奸佞不宜在左右璉疏辨帝以重失職怨望黜為民重以梟被

謫言等奪俸皆由已致之復疏乞重譴代言官罪帝益怒以已除名置不問重家居二十餘年言者屢薦竟不復召

朱裳字公垂沙河人年十四為諸生讀書黌舍躬執爨提學御史顧潛俾受學於崔銑登正德九年進士擢御史巡鹽河南錢寧遣人牟鹽利裳禁不予巡按山東前御史王相忤鎮守中官黎鑑被誣下詔獄裳抗疏直相劾鑑八罪帝還自宣府裳請下罪已詔新庶政以結人

心不報山東大水淹城武單二城以裳言命相地改築
帝幸南都久裳極陳小人熒惑之害出為鞏昌知府嘉
靖二年舉治行卓異遷浙江副使日啜菽羹妻操井臼
迎父就養同列知其貧製衣一襲為壽父亦拒不納三
遷至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數條上
方略外艱歸久不起帝南巡謁行在命以故官總理河
道迎章聖太后梓宮冒暑卒隆慶中追贈戶部右侍郎
謚端簡

陳察字元習常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南昌推官正德初擢南京御史尋改北劉瑾既誅武宗猶日狎羣小察偕同官請務講學節嗜欲勤視朝語甚切直以養親歸家居九年始赴補會帝將親征宸濠察請無行而亟下罪已詔忤旨奪俸一年諭羣臣更諫必置極典俄巡按雲南助巡撫何孟春討定彌勒州以功增秩世宗即位疏言金齒騰衝地極邊徼既統以巡撫總兵又有監司守備分轄無事鎮守中官因劾太監劉玉都督沐崧

罪詔並罷還嘉靖初按四川請罷鎮守中官不聽帝親
鞠楊言落其一指察大呼曰臣願以不肖軀易言命不
忍言獨死帝目攝之察不為動退具疏申理且請下王
邦奇於獄直聲震朝野巡視京營與給事中王科極陳
武定侯郭勛貪橫狀擢南京太僕少卿疏辭因請召前
給事中劉世賢等二十餘人帝怒責以市恩要名貶遠
方雜職給事中王俊民鄭一鵬論救皆奪俸察補海陽
教諭累遷山西左布政使入為光祿卿十二年以僉都

御史巡撫南贛居二年乞休因薦前都御史萬鏜大理卿董天錫等十四人可用吏部請從其言帝奪部臣俸責察徇私妄舉斥為民寮居官廉既歸敝衣糲食而已孫懋字德夫慈谿人正德六年進士授浦城知縣擢南京吏科給事中御史張經寧波知府翟唐忤奄人被逮懋偕同官論救織造太監史宣誣主事王鏊知縣胡守約下之詔獄懋言宣妄言御賜黃棍聽撻死官吏脅主簿孫錦死今又誣守職臣乞治宣罪還鑾守約故任未

幾復偕諸給事言臣等屢建白不擇可否一槩留中萬
一奸人陰結黨類公行阻遏朝有大事陛下不聞大臣
不知禍可勝言皆不報已又劾罷鹽法侍郎薛章請黜
太僕少卿馬陟留御史徐文華召還謝遷韓文孫交張
原周廣高公韶王思等罷游畋射獵復御朝常儀還久
留邊兵汰錦衣冗官諸疏皆侃侃江彬導帝巡幸慙言
彬梟桀儉邪挾至尊出居庸無大臣保護獨處沙漠將
半載兩宮違養郊廟不親四方災異迭見盜賊蜂起留

彬一日為宗社一日憂乞立寘重典時中外章奏帝率不省視規主闕者往往得無罪一觸權倖禍立至人皆為懋危而彬方日侍帝娛樂亦不之見也請回鑾諫南幸懋皆與宸濠反帝在南都懋從行請急定平賊功賞既又數請還京率同官伏闕皆不省世宗即位疏薦建言貶謫諸臣周廣范輅等二十人皆召用劾南京祭酒陳霽太常卿張道榮皆罷未幾言謝遷韓文起用乞倣宋起文彥博故事不煩職務大禮大政時令參預必有

裨新政帝雖善之不能用出為廣東參議遷副使嘉靖
四年有錦衣官校偵事廣東懋與按察使張祐疑其偽
執之事聞逮下詔獄謫藤縣典史屢遷至廣西布政使
十六年入為應天府尹坐所進鄉試錄忤旨致仕卒

王儀字克敬文安人嘉靖二年進士除靈璧知縣以能
調嘉定七年擢御史巡按陝西秦府豪占民產儀悉奪
還民延綏大饑朝命陝西布政使胡忠為巡撫儀論罷
之已巡按河南趙府輔國將軍祐掠招亡命殺人劫斂

積十餘年莫敢發儀偕巡撫吳山奏之奪爵禁錮會儀
出為蘇州知府甫三月祐棨潛入都奏儀摺撫并訐都
御史毛伯溫以私憾入已罪且言臣嘗建醮祈皇嗣為
知府王天民訛笑請并按問帝心知祐棨罪而悅其建
醮語為遣使覆按解儀伯溫任下天民獄使者奏儀不
誣第祐棨罪在赦前宜輕坐帝終憐祐棨愛已竟復其
爵除儀名伯溫山天民皆得罪終嘉靖世多以誹謗齋
醮獲重禍由祐棨訐奏始儀去蘇州士民走闕下乞留

帝不許既而薦起知撫州蘇州士民復走闕下乞還儀
至再不報歸懇於巡撫侯位位以聞帝乃許之至則歎
曰蘇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淆無可考何以定賦乃履
畝丈之使縣各為籍以八事定田賦以三條核稅課徭
役雜辦維均治為知府第一進浙江副使飭蘇松常鎮
兵備時巡撫歐陽鐸均田賦儀佐之以治蘇者推行於
旁郡坐與操江王學夔討賊敗績停俸戴罪未幾殪賊
江中進秩一等遷山西右參政分守冀寧寇抵清源城

儀洞開城門寇疑引去按行所部築城郭積糗糧榆次
平定間遂皆有城二十一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寇入龍門總兵官卻永等敗之儀進右副都御史尋以
築邊垣賚銀幣寇自萬全右衛入游騎犯完唐奪俸二
級考察拾遺貶一官已勘上失事罪貶秩如初久之除
肅州兵備副使協巡撫楊博徙哈密遺種於境外稍遷
右參政復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未行諳達犯京師
詔儀馳鎮通州仇鸞部卒掠民貲捕笞之枷市門外鸞

訴於帝逮訊斥為民卒隆慶初子緘訟寃復官賜卹緘
官按察使分巡遼陽以知兵名王學夔安福人正德時
以吏部主事諫南巡跪闕下受杖嘉靖初奏請裁戚畹
又申救言官歷考功文選郎中廉謹為時所稱嘗撫治
鄖陽有偽稱皇子者諸司議用兵學夔曰妄豎子耳密
捕致之辟累遷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隆慶萬歷間存
問者再年九十四卒贈太子少保

曾鈞字廷和進賢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南京

禮科給事中時四方銀場得不償費且為盜窟鈞奏罷之鈞剛廉疾俗首劾罷參贊尚書劉龍已劾靖國公郭勛禮部尚書嚴嵩未幾劾工部侍郎蔣淦延綏巡撫趙錦最後劾罷操江都御史柴經直聲震一時出為雲南副使兩司詣黔國公率廷謁鈞始正其禮且釐還所侵麗江民地遷四川參政黔寇亂撫定之屢遷河南左布政使三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徐邳等十七川縣連被水患帝憂之趣上方略鈞請濬劉伶臺至赤

宴廟八十里築草灣老黃河口增高家堰長堤繕新莊
等舊牘閱數月工成進工部右侍郎治河四年入為南
京刑部右侍郎久之乞歸家居十餘年卒贈刑部尚書
謚恭肅

贊曰鄭岳等居官歷著風操箴主闕抑近倖本末皆有
可觀斤斤奉職所至以治辦聞殆列卿之良歟唐胄論
安南切於事理歐陽鐸之均田賦惠愛在民令久於其
任幾與周忱比矣

明史卷二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三考證

鄭岳傳以災異陳刑獄失平八事

臣黃壽齡按以災

異陳刑獄失平八事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闕疑

鄭岳傳寧夏總兵官仲勛行賄京師御史聶豹以風聞

論岳岳自白

臣黃壽齡按仲勛行賄及聶豹風聞

論岳史未詳原委考獻徵錄仲勛行賄求調為東廠

捕追金幣勛嘗失事被岳劾禮帖獨無岳名言官風
聞論之岳因自白謹識

劉玉傳玉陳修省六事

臣黃壽齡按六事史未詳載

考識大錄云端治本清化原親大臣厲庶官擇內侍
攘外禍武宗嘉之謹識

唐胄傳移山東

臣

黃壽齡按王宏誨所撰唐胄神道

碑胄巡撫山東胄方尋黃河故道以䟽三郡郡水災
覈通省荒田給民牛種墾之為世世永利未就而陞

南京戶部右侍郎史未之載謹附識

潘珍傳遷福建副使

臣

黃壽齡按韓邦奇所撰潘珍

墓誌銘云珍遷福建副使時捕擒劇寇三百餘有白金紵絲之賜史未之載謹附識

李中傳御史金燦按四川時嘗薦中中不謝燦憾之至

是撫他事誣劾

臣

黃壽齡按金燦誣劾李中考羅

洪先所撰李中行狀時公卿多懷怨忌故其誣得行但亦未詳何事耳謹識

潘塤傳

呂經附

又劾方面最貪暴者四人

臣

黃壽齡

按經劾方面最貪暴者四人史未詳其姓氏後文王純奏經十一罪亦未臚列他書皆無可考謹識

歐陽重傳銳等假他事繫之獄

臣

黃壽齡按羅洪先

所撰歐陽重墓誌云重於田崑扈仁李穩余祐樊準之獄皆出死力相爭即嚴旨切責不為動銳不勝忿故以他事中之亦未詳所中何事謹識

朱裳傳前御史王相忤鎮守中官黎鑑被誣下詔獄

臣黃壽齡按王相被誣黎鑑被劾史亦未詳何事
他書亦無可考謹識闕疑

朱裳傳臣願以不肖軀易言命不忍言獨死 臣黃壽
齡按王邦奇罷千戶不得志因誣大學士費宏等揚
言糾邦奇反下獄故裳有不忍言獨死云云並請下
邦奇于獄也事詳獻徵錄謹識

孫懋傳太監史宣誣主事王鑾知縣胡守約詔下之獄
臣黃壽齡按王鑾胡守約被誣及後文陳霽張道

榮被劾史俱未詳何事他書皆無可考謹識闕疑

王儀傳朝命陝西布政使胡忠為巡撫儀論罷之 臣

黃壽齡按儀論罷胡忠史未詳何事他書亦無可考
謹識闕疑

王儀傳以八事定田賦以三條核稅課 臣黃壽齡按
八事三條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闕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六千七百九十七

史部

明史卷二百四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勅修

列傳第九十一

陳九疇

翟鵬

張漢

孫繼魯

曾銑

丁汝夔

楊守謙

商大節

王忬

楊選

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倜儻多權畧自為諸生即習武
事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有重囚越獄人莫敢
櫻九疇挺槩逐得之遂以武健名正德初錄囚南畿忤
劉瑾謫陽山知縣瑾敗復故官歷郎中遷肅州兵備副
使總督彭澤之賂土魯番也遣哈密都督沙呼實往陳
九疇奮曰彭公受天子命制邊疆不能身當利害何但
模稜為乃練卒伍繕營壘常若臨大敵沙呼實果通

賊番首蘇勒坦莽肅爾犯嘉峪關遊擊芮寧敗死尋遣沙木斯巴等以駝馬乞和而陰遺書沙呼實及其姻黨烏魯斯哈勒沙卜塔等俾內應九疇知賊計執烏魯斯哈勒及沙木斯巴付獄通事毛鑑等守之鑑等故與通欲縱去衆番皆伺隙為變九疇覺之慘鑑等賊失內應遂拔帳走兵部尚書王瓊惡澤并坐九疇失事罪逮繫法司獄以沙卜荅繫死為罪除其名世宗即位起故官俄進陝西按察使居數月甘肅總兵官李隆嗾部卒毆

殺巡撫許銘焚其屍乃擢九疇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按驗銘事誅隆及亂卒首事者九疇抵鎮言額軍七萬
餘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請令召募詔可嘉靖三年蘇
勒坦莽肅爾復以二萬餘騎圍肅州九疇自甘州晝夜
馳入城射賊賊多死已又出兵擊走之其分掠甘州者亦
為總兵官姜奭所敗論功進副都御史賚金幣九疇上
言番賊敢入犯者以我納其朝貢縱商販使得稔虛實
也沙呼實逆謀已露輸貨權門轉蒙寵幸以犯邊之寇

為來享之賓邊臣休利害拱手聽命致內屬番人勾連
接引以至於今今即不能如漢武興大宛之師亦當如
光武絕西域之計先後入貢未歸者二百人宜安置兩
粵其謀逆有迹者加之刑僇則賊內無所恃必不復有
侵軼倘更包含隱忍恐河西十五衛所永無息肩之期
也事下總制楊一清頗採其議四年春致仕歸初土魯
番敗遁都指揮王輔言蘇勒坦莽肅爾及牙木蘭俱死
於礮九疇以聞後二人上表求通貢帝怪且疑而番人

先在京師者為蜚語言肅州之圍由九疇激之帝益信
會百戶王邦奇許楊廷和彭澤詞連九疇吏部尚書桂
萼等欲緣九疇以傾澤因請許通貢而追治九疇激變
狀大學士一清言事已前決帝不聽逮下詔獄刑部尚
書胡世寧言於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殺世寧乃
上疏為訟寃曰番人變詐妄騰謗讟欲害我謀臣耳夫
其畜謀內寇為日已久一旦擁兵深入諸番約內應非
九疇先幾奮侈且近遣屬夷却其營帳遠交衛拉特援

其窟巢使彼內顧而返則肅州孤城豈復能保臣以為
文臣有勇知兵忘身殉國者無如九疇宜番人深忌而
欲殺也惟聽部下卒妄報以莽肅爾等為已死則其罪有
不免耳已法司具獄亦如世寧言帝卒中萼等言謫戍
極邊居十年赦還

翟鵬字志南撫寧衛人正德三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
員外郎中出為衛輝知府調開封擢陝西副使進按察
使性剛介歷官以清操聞嘉靖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

撫寧夏時邊政久弛壯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守邊者竝羸老不任兵又番休無期甚者夫守墩妻坐鋪鵬至盡清占役使得迭更野雞臺二十餘墩孤懸塞外久棄不守鵬盡復之歲大侵請於朝以振坐寇入停俸復坐劾總兵官趙瑛失事為所許奪職歸二十年八月諳達入山西內地兵部請遣大臣督軍儲因薦鵬乃起故官整飭畿輔山西河南軍務兼督餉鵬馳至諳達已飽去而濟農軍復寇汾石諸州鵬往來馳驅不能有所挫

寇退乃召還明年三月宣大總督樊繼祖罷除鵬兵部
右侍郎代之上疏言將吏遇被掠人牧近塞宜多方招
徠殺降邀功者宜罪寇入官軍遇敵雖無功竟賴以安
者當錄若賊衆我寡奮身戰雖有傷折未至殘生民者
罪當原於法俘馘論功損挫論罪乃有摧鋒陷陣不暇
斬首而在後掩取者反積級受功有逡巡觀望幸苟全
而力戰當先者反以損軍治罪非戎律之平帝皆從其
議會有降人言寇且大入鵬連乞兵餉帝怒令革職閒

住因罷總督官不設鵬受事僅百日而去其年七月諳
達復大入山西總掠太原潞安兵部請復設總督乃起
鵬故官命兼督山東河南軍務巡撫以下竝聽節制鵬
受命寇已出塞即馳赴朔州請調陝西薊遼客兵八支
及宣大三關主兵兼募土著選驍銳者十萬統以良將
列四營分布塞上每營當一面寇入境游兵挑之誘其
追諸營夾攻脫不可禦急趨關南依牆守邀擊其困歸
帝從之鵬乃浚壕築垣修邊牆三百九十餘里增新墩

二百九十二護墩堡一十四建營舍一千五百間得地
萬四千九百餘頃募軍千五百人人給五十畝省倉儲
無算疏請東自平刑西至偏關畫地分守增游兵三支
分駐雁門寧武偏關寇攻牆戍兵拒游兵出關夾攻此
守中有戰東大同西老營堡因地設伏伺寇所向又於
宣大三關間各設勁兵而別選戰士六千分兩營遇警
令總督武臣張鳳隨機策應此戰中有守帝從其議且
命自今遇敵逗遛者都指揮以下即斬總兵官以下先

取死罪狀奏請先是鵬遣千戶浩爾齊率兵三百哨至豐州灘不見寇復選精銳百遠至豐州西北遇牧馬者百餘人擊斬二十三級奪其馬還未入塞寇大至官軍饑餒盡棄所獲奔鵬具實陳狀帝以將士敢深入仍行遷賞舊例兵皆團操鎮城聞警出戰自邊患熾每夏秋間分駐邊堡謂之暗伏鵬請入秋悉令赴塞畫地分守謂之擺邊九月中還鎮遂著為令二十三年正月帝以去歲無寇為將帥力降敕獎鵬賜以襲衣至三月諳達

寇宣府龍門所總兵官卻永等却之斬五十一級論功
進兵部尚書帝倚鵬殄寇錫命屢加所請多從而責效
甚急鵬亦竭智力然不能呼吸應變御史曹邦輔嘗劾
鵬鵬乞罷弗允是年九月薊州巡撫朱方請撤諸路防
秋兵兵部尚書毛伯溫因併撤宣大三關客兵諳達遂
以十月初寇膳房堡為卻永所拒乃於萬全右衛毀牆
入由順聖川至蔚州犯浮屠峪直抵完縣京師戒嚴帝
大怒屢下詔責鵬鵬在朔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兵食

復趨渾源遣諸將遏敵御史楊本深劾鵬逗遛致賊震
畿輔兵科戴夢桂繼之遂遣官械鵬而以兵部左侍郎
張漢代鵬至下詔獄坐永戍行至河西務為民家所窘
告鈔關主事杖之厥衛以聞復逮至京卒於獄人皆惜
之初鵬在衛輝將入覲行李蕭然通判王江懷金遺之
鵬曰豈我素履未孚於人耶江慙而退其介如此隆慶
初復官張漢鍾祥人代鵬時寇已出境乃命翁萬達總
督宣大而以漢專督畿輔河南山東諸軍漢條上選將

練兵信賞必罰四事請令大將得專殺偏裨而總督亦得斬大將人知退怯必死自爭赴敵帝不欲假臣下權惡之兵部言漢老邊事言皆可從帝令再議部臣乃言漢議皆當而專殺大將與會典未合帝姑報可會考察拾遺言官劾漢剛愎遂械繫詔獄謫戍鎮西衛後數年邊警御史陳九德薦漢帝怒斥九德為民漢居戍所二十年卒隆慶初贈兵部尚書

孫繼魯字道甫雲南右衛人嘉靖二年進士授澧州知

州坐事改國子助教歷戶部郎中監通州倉歷知衛輝
淮安二府織造中官過淮繼魯與之忤誣逮至京大學
士夏言救免繼魯不謝言不悅改補黎平擢湖廣提學
副使進山西參政數繩宗藩暨遷按察使宗藩百餘人
擁馬發其裘敝衣外無長物乃載酒謝過遷陝西右布
政使二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代楊守謙巡撫山西繼
魯耿介所至以清節聞然好剛使氣總督都御史翁萬
達議撤山西內邊兵并力守大同外邊帝報可繼魯抗

章爭言紫荆居庸山海諸關東枕溟渤雁門寧武偏頭
諸關西據黃河天設重險以藩衛國家豈可聚師曠野
洞開重門以延敵夫紫荆諸關之拱護京師與雁門諸
關之屏蔽全晉一也今議者不撤紫荆以并守宣府豈
可獨撤雁門以并守大同耶況自偏頭寧武雁門東抵
平刑關為山西長邊自右衛雙溝墩至東陽河鎮口臺
為大同長邊自了角山至雙溝百四十里為大同緊邊
自了角山至老牛灣百四十里為山西緊邊論長邊則

大同為急山西差緩論緊邊則均為最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門闔山西守左大同守右山西并力守左尚不能支又安能分力以守大同之右近年寇不敢犯山西內郡者以三關備嚴故也使三關將士遠離堡戍欲其不侵犯難矣全師在外強寇內侵即紫荆倒馬諸關不將徒守哉萬達聞之不悅上疏言增兵擺邊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繼魯乃以危言相恐復遺臣書言往歲建雲中議宰執幾不免近年撤各路兵督撫業蒙

罪其詆排如此今防秋已逼乞別調繼魯否則早罷臣
無悞邊事兵部是繼魯言帝不從下廷議廷臣請如萬
達言帝方倚萬達怒繼魯騰私書引往事議君上而夏
言亦惡繼魯不為地遂逮下詔獄疽發於項瘐死繼魯
為巡撫僅四月山西人習其前政冀有所設施遂以非
罪死成為痛惜宗藩有上書訟其冤者即前奪視其喪
者也穆宗即位贈兵部左侍郎賜祭葬廕一子諡清愍
曾銑字子重江都人自為諸生以才自豪嘉靖八年成

進士授長樂知縣徵為御史巡按遼東遼陽兵變執辱都御史呂經銑時按金復急檄副總兵李鑑罷經苛急事為亂軍乞赦經罷趨廣寧悍卒于蠻兒等復執辱經其月撫順卒亦縛指揮劉雄父子會朝廷遣侍郎林庭梈往勘亂卒懼遼陽倡首者趙剽兒潛詣廣寧與蠻兒合謀欲俟鎮城官拜表集衆亂為總兵官劉淮所覺計不行復結死囚欲俟庭梈至閉城門為變而銑已刺得二城及撫順為惡者姓名密授諸將剽兒等數十人謂

日捕獲銑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謂辱命臣殺主帥罪不過此遂相率為亂今首惡宜急誅乃召還庭梟命銑勘實悉斬諸首惡縣首邊城全遼大定擢銑大理寺丞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諳達數入內地銑請築臨清外城工畢進副都御史居三年改撫山西經歲寇不犯邊朝廷以為功進兵部侍郎巡撫如故二十五年夏以原官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寇十萬餘騎由寧塞營入大掠延安慶陽境銑率兵數千駐塞門

而遣前參將李珍搃寇巢於馬梁山陰斬首百餘級寇聞之始遁捷奏賚銀幣既而寇屢入游擊高極死焉副總兵蕭漢敗績銑疏諸將罪治如律時套寇牧近塞零騎往來居民不敢樵採銑方築塞慮為所擾乃選銳卒擊之寇稍北間以輕騎入掠銑復率諸軍驅之遠徙參將李珍及韓欽功為多詔增銑俸一級賜銀幣有加銑素喜功名又感帝知遇益圖所報稱念寇居河套久為中國患上疏曰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孝宗欲復

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濟農據為巢穴出套則寇
宣大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
山大川勢顧在敵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無有以收復
為陛下言者蓋軍興重務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
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而枕戈汗馬切齒
痛心有日矣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
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橐春寒陰雨壤無
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

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當春夏交携五十日餉水陸交
進直搗其巢材官騶發礮火雷激則寇不能支此一勞
永逸之策萬世社稷所賴也遂條八議以進是時銑與
延寧撫臣欲西自定邊營東至黃甫川一千五百里築
邊牆禦寇請帑金數十萬期三年畢功疏竝下兵部部
臣難之請令諸鎮文武將吏協議詔報曰賊據套為中
國患久矣朕宵旰念之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倡恢復
議甚壯其命銑與諸鎮臣悉心上方略予修邊費二十

萬銑乃益銳而諸巡撫延綏張問行陝西謝蘭寧夏王
邦瑞及巡按御史盛唐以為難久不會奏銑怒疏請於
帝帝為責讓諸巡撫會問行已罷楊守謙代之意與銑
同銑遂合諸臣條上方略十八事已入獻營陣八圖竝
優旨下廷議廷臣見上意向銑一如銑言帝忽出手詔
諭輔臣曰今逐套賊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
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初銑建議時輔臣夏
言欲倚以成大功主之甚力及是大駭請帝自裁斷帝

命刊手詔徧給與議諸臣時嚴嵩方與言有隙欲因以傾言乃極言套必不可復陰詆言故引罪乞罷以激帝怒旋復顯攻言謂向擬旨褒銑臣皆不預聞兵部尚書王以旗會廷臣覆奏遂盡反前說言套不可復帝乃遣官逮銑出以旗代之責科道官不言悉杖於廷停俸四月帝雖怒銑然無意殺之也咸寧侯仇鸞鎮甘肅時以阻撓為銑所劾逮問嵩故雅親鸞知銑所善同邑蘇綱者言繼妻父綱與銑言嘗交關傳語乃代鸞獄中草疏

誣銑掩敗不奏尅軍餉鉅萬遣子淳屬所親蘇綱賂當
途其言絕無左驗而帝深入其說立下淳綱紹獄給事
中齊譽等見帝怒銑甚請早正刑章帝責譽黨奸避事
鵠級調外任及銑至法司比擬邊帥失陷城砦者律帝
必欲依正條當銑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即日
行刑銑既死言亦坐斬而鸞出獄銑有膽略長於用兵
歲除夜猝命諸將出時塞上無警諸將方置酒不欲行
賂鈴卒求緩於銑妾銑斬鈴卒以徇諸將不得已丙夜

被甲行果遇寇擊敗之翼日入賀畢前請故銑笑曰見
烏鵲非時噪故知之耳皆大服銑廉既歿家無餘貲隆
慶初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問訟銑志在立功身罹
重辟識與不識痛悼至今詔贈兵部尚書諡襄愍萬歷
中從御史周磐請建祠陝西李珍者故坐事失官銑從
徒中錄用復積戰功至參將銑既被誣詔遣給事中申
价等往覈因并劾珍與指揮田世威郭震為銑爪牙下
之詔獄連及巡撫謝蘭張問行御史盛唐副總兵李琦

等皆斥罰勒淳綱贓卹陣亡軍及居民被難者銑嘗檄
府衛銀三萬兩製車仗亦責償於淳且酷刑拷珍令其
實尅餉行賂事幾死卒不承淳用是免珍竟論死世威
震謫戍其後諳達歲入寇帝卒不悟輒曰此銑欲開邊
故行報復耳

丁汝夔字大章霑化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嘉
靖初授禮部主事爭大禮被杖調吏部累官山西左布
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歷撫保定應天入為左

副都御史坐事調湖廣參政復以故官撫河南歷吏部
左右侍郎二十八年十月拜兵部尚書兼督團營條上
邊務十事皆報可當是時諳達歲寇邊羽書疊至天子
方齋居西內厭兵事而大學士嚴嵩竊權邊帥率以賄
進疆事大壞其明年八月甲子諳達犯宣府諸將拒之
不得入汝襲即上言寇不得志於宣府必東趨遼薊請
敕諸將嚴為備潮河川乃陵京門戶宜調遼東一軍赴
白馬關保定一軍赴古北口從之寇果引而東駐大興

州去古北口百七十里大同總兵官仇鸞知之率所部
馳至居庸南順天巡撫王汝孝駐薊州誤聽諜者謂寇
向西北汝鸞信之請令鸞還大同勿東詔俟後報及興
州報至命鸞壁居庸汝孝守薊州未幾寇循潮河川南
下至古北口薄關城總兵官羅希韓盧鉞不能却汝孝
師大潰寇遂由石匣營達密雲轉掠懷柔圍順義城聞
保定兵駐城內乃解而南至通州阻白河不得渡駐河
東孤山分剽昌平三河犯諸帝陵殺掠不可勝紀京師

戒嚴名各鎮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
定西侯蔣傳兵部侍郎王邦瑞總督之而以錦衣都督
陸炳禮部侍郎王用賓給事御史各四人巡視皇城四
門詔大小文臣知兵者許汝夔委用汝夔條上八事請
列正兵四營於城外四隅奇兵九營於九門外近郊正
兵營各一萬奇兵營各六千急遣大臣二人經略通州
涿州且釋罪廢諸將使立功贖罪帝悉從之然是時冊
籍皆虛數禁軍僅四五萬老弱半之又半役內外提督

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從武庫索甲仗
主庫奄人勒常例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乃發居民及四
方應武舉諸生乘城且大頒賞格仇鸞與副將徐珏游
擊張騰等軍白河西楊守謙與副將朱楫等軍東直門
外諸路援兵亦稍集議者率謂城內虛城外有邊兵足
恃宜移京軍備內釁汝襲亦以為然遂量掣禁軍入營
十王府慶壽寺前掌營務者成國公朱希忠恐以兵少
獲譴乃東西抽掣為掩飾計士疲不得息出怨言而莫

曉孰為調者則爭詈汝夔鸞兵無紀律掠民間帝方眷
鸞令勿捕汝夔亦戒勿治鸞兵民益怨怒寇游騎四出
去都城三十里及辛巳遂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
騎駐安定門外教場明日大營薄都城分掠西山黃村
沙河大小榆河畿甸大震初寇逼通州部所遣偵卒出
城不數里道遇傷者輒奔還妄言誑汝夔既而言不讎
汝夔弗罪也募他卒偵之復如前以故寇衆寡遠近皆
不能知宣府總兵官趙國忠參將趙臣孫時謙袁正游

擊姚冕山西游擊羅恭等各以兵入援營玉河諸處詔
兵部核諸鎮兵數行賞賚勤王兵先後五六萬人皆聞
變即赴未齋糗糧制下犒師牛酒無所出越二三日援
軍始得數餅餌益饑疲不任戰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
面白廷臣多以為言帝不許禮部尚書徐階復固請帝
乃許癸未羣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
詞但命階奉敕諭至午門集羣臣切責之而已帝怒文
武臣不任事尤怒汝襲吏部因請起楊守禮劉源清史

道許論於家汝夔不自安請督諸將出城戰而以待郎
謝蘭署部事帝責其推委命居中如故寇縱橫內地八
日諸軍不敢發一矢寇本無意攻城且所掠過望乃整
輜重從容趨白羊口而去方事棘帝趣諸將戰甚急汝
夔以咨嵩嵩曰塞上敗或可掩也失利輦下帝無不知
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戰諸將亦益
閉營寇以此肆掠無所忌既退汝夔蘭及戶工尚書李
士翱胡松侍郎雒顥孫禴皆引罪命革士翱職停松俸

俱戴罪辦事侍郎各停俸五月而下汝夔獄帝欲大行
誅以懲後汝夔窘求救於嵩嵩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
見帝怒甚竟不敢言給事御史劾汝夔禦寇無策帝責
其不早言奪俸有差趣具獄怒法司奏當緩杖都御史
屠僑刑部侍郎彭黯大理卿沈良才各四十降俸五等
刑科張侃等循故事覆奏各杖五十侃為民坐汝夔
守備不設即日斬於市梟其首妻流三千里子戍鐵嶺
汝夔臨刑始悔為嵩所賣方廷訊時職方郎王尚學當

從坐汝夔曰罪在尚書郎中無預得減死論戍北赴市
問左右王郎中免乎尚學子化適在旁謝曰荷公恩免
矣汝夔歎曰汝父勸我速戰我為政府悞汝父免我死
無恨聞者為泣下隆慶初復官汝夔既下獄并逮汝孝
希韓鉞寇未盡去官校不敢前託言汝孝等追寇白羊
口遠不可卒至此逮至論死帝怒漸解而汝孝復以首
功聞命俱減死戍邊

楊守謙字允亨徐州人父志學字遜夫弘治六年進士

巡撫大同寧夏邊人愛之累官刑部尚書卒諡康惠守

謙登嘉靖八年進士授屯田主事改職方歷郎中練習

兵計出為陝西副使改督學政有聲就拜參政未任擢

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上言偏頭老營堡二所餘地千

九百餘頃請興舉營田因薦副使張鎬為提調牛種取

給本土帝稱為忠即報可俄移撫延綏請久任鎬終其

事其後二年營田大興計秋穫可當帑銀十萬邊關穀

價減十五守謙薦鎬可大用且言延綏安定諸邊可如

例戶部請推行之九邊帝悅命亟行之錄守謙鎬功守謙未去延綏而鎬已巡撫寧夏矣守謙至延綏言激勸軍士在重賞令斬一首者陞一級不願者予白金三十兩賞已薄又文移察勘動涉歲時以故士心不勸近宣大事棘稍加賞格請倍增其數鎮巡官驗明即給蓋增級襲廕有官者利之窮卒覲賞而已兵部以為然定斬首一級者與五十兩著為令以前山西修邊功增俸一級賜金幣有加請給新設游兵月餉發倉儲貸饑卒皆

報許二十九年進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兼督紫荆諸關
去鎮之日傾城號泣有追送數百里外者未幾諳達入
寇守謙率師倍道入援帝聞其至甚喜令營崇文門外
會副總兵朱楫參將祝福馮登亦各以兵至人心稍安
寇游騎散掠枯柳諸村去京城二十里守謙及楫等兵
移營東直門外詔同仇鸞調度京城及各路援兵相機
戰守寇薄都城諸將高秉元徐鏞等禦之不能却帝拜
鸞大將軍進守謙兵部右侍郎協同提督內外諸軍事

鸞時自孤山還至東直門觀望斬死人首六級報功守
謙孤軍薄諳達營而陣無後繼不敢戰帝聞不悅而尚
書丁汝夔慮喪師戒勿輕戰諸將離城遠見守謙不戰
亦堅壁輒引汝夔及守謙為辭流聞禁中帝益怒初寇
抵安定門詔守謙與楫等合擊莫敢前守謙亦委無部
檄第申敝備寇遂燬城外廬舍城西北隅火光燭天內
臣園宅在焉環泣帝前稱將帥為文臣制故寇得至此
帝怒曰守謙擁衆自全朕親降旨趣戰何得以部檄為

解寇退遂執守謙與汝夔廷鞫之坐失悞軍機即日戮
於市守謙臨刑時慨然曰臣以勤王反獲罪讒賊之口
實蔽聖聰皇天后土知臣此心死何恨邊陲吏士知守
謙死無不流涕者守謙坦易無城府馭下多恩意守官
廉位至開府蕭然若寒士然性遲重客有勸之戰者應
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悞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謙
不納竟得罪隆慶初贈兵部尚書諡恪愍

商大節字孟堅鍾祥人嘉靖二年進士授豐城知縣始

為築城捕境內盜幾盡擢兵科給事中京察竣復命科
道互相劾被謫鹽城縣丞三遷刑部郎中出為廣東僉
事搃海南叛黎巢增秩賜金幣累官山東按察使擢右
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兼提督紫荆諸關慮諳達內侵疏
請重根本護神京居四年召理院事諳達果大舉薄都
城詔城中居民及四方人應武舉者悉登陴守以大節
率五城御史統之發帑金五千兩命便宜募壯士屢條
上軍民急務比寇退復命兼管民兵經略京城內外訓

練鼓舞軍容甚壯擢右副都御史經略如故所募民兵已四千請以三等授餉上者月二石其次遞減五斗帝亟從之仇鸞為大將軍盡統中外兵馬惡大節獨為一軍不受其節制欲困之乃請畫地分守以京師四郊委大節大節言臣雖經略京城實非有重兵專戰守責者也京城四郊利害鸞欲專以臣當臣節制者止巡捕軍鸞又頻調遣奸宄猝發誰為捍禦哉所爭甚晰而帝方寵鸞不欲人撓其事責大節懷奸避難立下詔獄法司

希旨當大節斬嚴嵩言大節誠有罪但法司引律非是
幸赦其死戍極邊亦不聽時三十年四月也明年八月
鸞死大節故部曲石鍾孫九思等數百人伏闕訟冤章
再上兵部侍郎張時徹等言大節為逆鸞掣肘以抵於
法乞順羣情赦之帝怒鐫時徹二秩明年竟卒於獄隆
慶初復故官贈兵部尚書諡端愍

王忬字民應太倉人父倬南京兵部右侍郎以謹厚稱
忬登嘉靖二十年進士授行人遷御史皇太子出閣疏

以武宗居青宮為戒又劾罷東廠太監宋興出視河東
鹽政以疾歸已起按湖廣復按順天二十九年諳達大
舉犯古北口忬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
因疾馳至通為守禦計盡徙舟楫之在東岸者夜半寇
果大至不得渡遂壁於河東帝密遣中使覘軍見忬方
厲士乘城還奏帝大喜副都御史王儀守通州御史姜
廷頤劾其不職忬亦言儀縱士卒虐大同軍大同軍者
仇鸞兵也帝立命逮儀而超擢忬右僉都御史代之寇

退忬請振難民築京師外郭修通州城築張家灣大小
二堡置沿河敵臺皆報可尋罷通州易州守禦大臣召
忬還三十一年出撫山東甫三月以浙江倭寇亟命忬
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及福興漳泉四府先後上方畧十
二事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又奏釋參將尹鳳盧鏜繫
賊犯溫州克寬破之其據昌國衛者為大猷擊退而賊
首汪直復糾島倭及漳泉羣盜連巨艦百餘蔽海至濱
海數千里同告警上海及南匯吳淞乍浦蓁嶼諸所皆

陷蘇松寧紹諸衛所州縣被焚掠者二十餘留內地三月飽而去忬乃言將士遂燬其船五十餘艘於是先所奪文武將吏俸皆得復尋以給事王國禎言改巡撫忬方視師閩中賊復大至犯浙江盧鏜等頻失利御史趙炳然劾其罪帝特宥忬忬因請築嘉善崇德桐鄉德清慈谿奉化象山城而恤被寇諸府時已遣尚書張經總督諸軍大同適中寇督撫蘓祐侯鉞俱被逮乃進忬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秋防事竣就加兵部右侍郎薊遼

總督楊博還朝即移忬代之尋進右都御史忬言騎兵利平地步兵利險阻今薊鎮畫地守請去他郡防秋馬兵八千易之以步歲省銀五萬六千餘兩從之達喇蘇十餘萬騎深入廣寧諸處總兵官殷尚質等戰歿忬停俸三月未幾達喇蘇復以十萬騎屯青城分遣精騎犯一片石三道關總兵官歐陽安拒却之事聞賚銀幣已圖爾等犯遷安副總兵蔣承勛戰死降忬兵部侍郎留任初帝器忬才甚眷之及所部屢失事則以為不足辦

寇諭嚴嵩與兵部計防守之宜嵩奏流河口邊牆有缺故寇乘之入宜大修邊牆且令忬選補額兵操練戰守不得專恃他鎮援兵部條六事如嵩指帝乃下詔責忬赦其罪實主兵減客兵如議於是練兵之議起時寇別部入瀋陽有鄉兵金仲良者禽其長陶賴忬賚銀幣官仲良三級防秋畢復忬官尋復用瀋陽却寇功廕一子已而寇復入遼陽副總兵王重祿敗績御史周斯盛以聞帝置忬不問治他將吏如律初帝從楊博言命薊鎮

入衛兵聽宣大調遣忬言古北諸口無險可守獨特入
衛卒護陵京奈何聽調發帝怒曰曩令薊鎮練兵今一
卒不練遇防秋輒調他鎮兵兵部詳議以聞部臣言薊
鎮額兵多缺宜察補乃遣郎中唐順之往覈還奏額兵
九萬有奇今惟五萬七千又皆羸老忬與總兵官安巡
撫馬珮及諸將袁正等俱宜按治乃降忬俸二級帝因
問嵩邊兵入衛舊制乎嵩曰祖宗時無調邊兵入內地
者正德中劉六狷獍始調許泰邵永領邊兵討賊庚戌

之變仇鸞選邊兵十八支護陵京未用以守薊鎮至何棟始借二支防守忬始盡調邊兵守要害去歲又徵全遼士馬入關致寇乘虛入犯遼左一空若年復一年調發不已豈惟糜餉更有他憂帝由是惡忬甚踰月寇犯清河總兵官楊照禦之斬首八百餘級越四日土蠻十萬騎薄界嶺口副將馬芳拒却之明日敵騎二百奔還芳及安俘斬四十級忬猶被賚三十八年二月巴圖爾錫凌阿數部屯會州挾朶顏為鄉導將西入聲言東忬

遽引兵東寇以其間由潘家口入渡灤河而西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輅遂劾忬安及巡撫王輪罪帝大怒斥安貶輪於外切責忬令停俸自劾至五月輅復劾忬失策者三可罪者四遂命逮忬及中軍游擊張倫下詔獄刑部論忬戍邊帝手批曰諸將皆斬主軍令者顧得附輕典耶改論斬明年冬竟死西市忬才本通敏其驟拜都御史及屢更督撫也皆帝特簡所建請無不從為總督數以敗聞由

是漸失寵既有言不練主兵者益大恚謂忬怠事負我
嵩雅不悅忬而忬子世貞復用口語積失歡於嵩子世
蕃嚴氏客又數以世貞家瑣事構於嵩父子楊繼盛之
死世貞又經紀其喪嵩父子大恨灤河變聞遂得行其
計穆宗即位世貞與弟世懋伏闕訟寃復故官予卹
楊選字以公章邱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擢御
史遷易州兵備副使諳達圍大同右衛巡撫朱爰被逮
超拜選右僉都御史代之與侍郎江東總兵官張承勛

解其圍憂歸再起仍故職四十年擢總督薊遼副都御史條上封疆極弊十五事多從其請以居庸岔道却敵功進兵部右侍郎明年五月古北口守將遣哨卒出塞朶顏衛掠其四人部長圖罕叩關索賞副總兵胡鎮執之并縛其黨十餘人圖罕子懼擁所執哨卒至牆下請易其父圖罕者錫凌阿妻義父也選欲以牽制錫凌阿要其子入質乃遣還父自是諸子迭為質半歲而代選馳疏以聞自詡方畧選及巡撫徐紳等受賞十月丁卯錫凌

阿與巴圖爾等大舉自牆子嶺磨刀峪潰牆入犯京師
戒嚴帝大驚諭閣臣徐階曰朕東見火光此賊去京不
遠其令兵部諭諸軍并力勦逐明日選以寇東遁聞為
將士祈賞帝疑以問階對曰寇營尚在乎谷選等往通
州矣謂追殺者妄也帝銜之寇稍東大掠三河順義圍
諸將傅津等於鄭官屯選遣副將胡鎮偕總兵官孫臚
游擊趙溱擊之臚溱戰歿鎮力戰得脫寇留內地八日
不退給事中李瑜遂劾選紳與副使盧鎰參將馮詔胡

聚游擊嚴瞻等俱逮下詔獄又二日寇始北去京師解嚴初謀者言寇將窺牆子嶺部檄嚴待之而三衛為寇導者紹選赴潘家口寇已入選紳懼得罪徑趨都城屯東直門外旋還通州及遣鎮等禦又不勝內侍家薊西者譁言圖罕父子實召寇帝入其言益怒法司坐選紳詔守備不設律斬鑑等戍帝諭錦衣朱希孝坐以縱圖罕勾賊罪復下選詔獄選不承止承質圖罕父子事且言事已上聞希孝錄其語上刑部如帝指論選死即戮

於市梟其首示邊妻子流二千里紳論死繫獄詔及鎰
等戍邊帝雖怒選甚但欲誅其身法司乃并坐其妻子
隆慶初始釋還

贊曰世宗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繩臣下而弄權者偕以
行其私於是闡冗廢職之徒事敗伏辜而出力任事之
臣亦中危法受戮邊臣不得自展布而武備隳矣陳九
疇翟鵬孫繼魯曾銑皆可用之才或謫或死不以其罪
銑復套之議甚偉然權臣當軸而敵勢方強雖頗牧烏

能有為丁汝夔之戮於法誠不為過然戎律之弛有由
來矣而汝夔獨蒙其咎王忬楊選於邊備甚疎宜不免
云

明史卷二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四考證

孫繼魯傳雲南右衛人

臣黃壽齡按徐枋所撰繼魯

墓誌云其先浙江錢塘人

孫繼魯傳知衛輝淮安二府

臣黃壽齡按繼魯墓誌

云知淮安時化孚境內民建祠立碑有紀受錄載政績甚詳史未之載謹識

商大節傳兼管民兵經畧京城內外

臣黃壽齡按聶

豹所撰大節墓誌云大節巡視九門時上疏一曰固
守關廂以安重地一曰一事權肅號令以振軍威一
曰急殺叛賊以救生靈一曰安插內移軍民以免饑
餓而懸重賞招忠勇以固根本尤疏內所致意謹附
識

商大節傳明年竟卒於獄

臣黃壽齡按大節墓誌云

仇鸞卒帝憐大節忠義將釋之乃遽卒於獄與史所

載互異謹識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五
六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九十八

吏部

明史卷二百五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九十三

朱 紉

張 經

李天寵
楊宜

周琬
彭黯等

胡宗憲

阮鶚
宗禮

曹邦輔

任環
吳成器

李 遂

弟逢
進

唐順之

子鶴徵

朱紉字子純長洲人正德十六年進士除景州知州調

開州嘉靖初選南京刑部員外郎歷四川兵備副使與副總兵何卿共平深溝諸砦番五遷至廣東左布政使二十五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明年七月倭寇起改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巡撫浙江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久奸民闌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入互市閩人李光頭歛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為之主司其質契勢家護持之漳泉為多或與通婚姻假濟渡為名造雙桅大船運載違禁物將吏不敢詰也或負其直

棟等即誘之攻剽負直者脅將吏捕逐之泄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至負如初倭大怨恨益與棟等合而浙閩海防久隳戰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餘僅存千人倭剽掠輒得志益無所忌來者接踵紈巡海道採僉事項高及士民言謂不草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不嚴保甲則海防不可復上疏具列其狀於是草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閩人資衣食於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紈討平覆鼎

山賊明年將進攻雙嶼使副使喬都指揮黎秀分駐於漳泉福寧遏賊奔逸使都司盧鏜將福清兵由海門進而日本貢使周良違舊約以六百人先期至紈奉詔便宜處分度不可却乃要良自請後不為例錄其船延良入寧波賓館奸民投書激變紈防範密計不得行夏四月鏜遇賊於九山洋俘日本國人稽天許棟亦就禽棟黨汪直等收餘衆遁鏜築塞雙嶼而還番舶後至者不得入分泊南麂礁門青山下八諸島勢家既失利則宣

言被禽者皆良民非賊黨用搖惑人心又挾制有司以脅從被擄予輕比重者引強盜拒捕律紈上疏曰今海禁分明不知何由被擄何由脅從若以入番導寇為強盜海洋對敵為拒捕臣之愚暗實所未解遂以便宜行戮紈執法既堅勢家皆懼貢使周良安插已定閩人林懋和為主客司宣言宜發回其使紈以中國制馭諸番宜守大信疏爭之強且曰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閩浙人益

恨之竟勒周良還泊海嶼以俟貢期吏部用御史閩人周亮及給事中葉鏜言奏改紘巡視以殺其權紘憤又明年春上疏言臣整頓海防稍有次第亮欲侵削臣權致屬吏不肯用命既又陳明國是正憲體定紀綱扼要害除禍本重斷決六事語多憤激中朝士大夫先入浙閩人言亦有不悅紘者矣紘前討溫盤南麋諸賊連戰三月大破之還平處州礦盜其年三月佛郎機國人行劫至詔安紘擊禽其渠李光頭等九十六人復以便宜

戮之具狀聞語復侵諸勢家御史陳九德遂劾紈擅殺
落紈職命兵科都給事杜汝楨按問紈聞之慷慨流涕
曰吾貧且病又負氣不任對簿縱天子不欲死我閨浙
人必殺我吾死自決之不須人也製壙志作俟命詞仰
藥死二十九年給事汝楨巡按御史陳宗夔還稱奸民
鬻販拒捕無僭號流劫事坐紈擅殺詔逮紈紈已前死
柯喬蘆鏜等并論重辟紈清剛峭直勇於任事欲為國
家杜盜源乃為勢家搆陷朝野太息自紈死罷巡視大

臣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浙中衛所四十一戰船四百三十九尺籍盡耗紈招福清捕盜船四十餘分布海道在台州海門衛者十有四為黃巖外障副使丁湛盡散遣之撒備弛禁未幾海寇大作毒東南者十餘年

張經字廷彝侯官人初冒蔡姓久之乃復正德十二年進士除嘉興知縣嘉靖四年召為吏科給事中歷戶科都給事中數有論劾言官指為張桂黨吏部言經行修

不問擢太僕少卿歷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十六年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斷藤峽賊侯公丁據弩灘為亂經與御史鄒堯臣等定計以軍事屬副使翁萬達誘執丁公參議田汝成請乘勢進討命副總兵張經將三萬五千人為左軍萬達監之指揮王良輔等六將分六道會南寧都指揮高乾等萬六千人為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指揮馬文傑等四將分四道會賓州抵賊巢夾擊賊奔林峒而東良輔等邀之賊中斷復西奔斬首

千二百級其東者遁入羅運山萬達等移師攻之檄右軍沿江而東繞出其背賊刊巨木塞隘口布蒺藜箠簰伏機弩毒鏢懸石樹杪急則撼其樹石皆墜官軍並以計破之右軍愆期田州土酋盧受乃縱賊去俘其衆四百五十招降者二千九百有奇土人言祖父居羅運八世矣未聞官軍涉茲土也捷聞進經左侍郎加秩一級尋與毛伯溫定計撫定安南再進右都御史平思恩九土司及瓊州黎進兵部尚書副使張瑄等討馬平徭屢

敗帝罪瑤等而宥經給事中周怡劾經經乞罷不久以
憂歸服闋起三邊總督給事中劉起宗言經在兩廣尅
餉銀寢前命三十二年起南京戶部尚書就改兵部明
年五月朝議以倭寇猖獗設總督大臣命經解部務總
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經徵
兩廣狼土兵聽用其年十一月用兵科言改經右都御
史兼兵部右侍郎鼎辦討賊倭二萬餘據柘林川沙窪
其黨方踵至經日選將練兵為搗巢計以江浙山東兵

屢敗欲俟狼土兵至用之明年三月田州瓦氏兵先至
欲速戰經不可東蘭諸兵繼至經以瓦氏兵隸總兵官
俞大猷以東蘭那地南丹兵隸遊擊鄒繼芳以歸順及
思恩東莞兵隸參將湯克寬分屯金山衛閔港乍浦犄
賊三面以待永順保靖兵之集會侍郎趙文華以祭海
至與浙江巡按胡宗憲比屢趨經進兵經曰賊狡且衆
待永保兵至夾攻庶萬全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不聽
文華密疏經糜餉殃民畏賊失機欲俟倭飽颺勦餘寇

報功宜亟治以紓東南大禍帝問嚴嵩嵩對如文華指
且謂蘓松人怨經帝怒即下詔逮經三十四年五月也
方文華拜疏永保兵已至其日即有石塘灣之捷至五
月朔倭突嘉興經遣參將盧鏜督保靖兵援以大猷督
永順兵由泖湖趨平望以克寬引舟師由中路擊之合
戰於王江涇斬賊首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甚衆自
軍興來稱戰功第一給事中李用敬閻望雲等言王師
大捷倭奪氣不宜易帥帝大怒曰經欺誕不忠聞文華

劾方一戰用敬等黨奸杖於廷人五十斤為民已而帝
疑之以問嵩嵩言徐階李本江浙人皆言經養寇不戰
文華宗憲合謀進勦經冒以為功因極言二人忠帝深
入其言經既至備言進兵始末且言任總督半載前後
俘斬五千乞賜原宥帝終不納論死繫獄其年十月與
巡撫李天寵俱斬天下寃之天寵孟津人由御史遷徐
州兵備副使却倭通州如皋三十三年六月擢右僉都
御史代王忬巡撫浙江倭掠紹興殲焉賚銀幣頃之賊

犯嘉善圍嘉興劫秀水歸安副使陳宗夔戰不利百戶

賴榮華中礮死嘉善知縣鄧植棄城走賊入城大掠復

陷崇德攻德清殺裨將梁鄂等文華謗天寵嗜酒廢事

帝遂除天寵名而擢宗憲以代未幾御史葉恩以倭躡

北新關劾天寵宗憲亦言其縱寇帝怒逮下獄遂與經

同日死代經者應城周琬衡水楊宜節制不行狼土兵

肆焚掠東南民既苦倭復苦兵矣隆慶初復經官謚襄

愍琬為戶科給事中坐諫世宗南幸謫鎮遠典史累官

右僉都御史巡撫蘓松諸府疏陳禦倭有十難有三策
經既得禍即擢琬兵部右侍郎代之無所展會宗憲已
代天寵因欲奪琬位文華遂劾琬薦宗憲帝為奪琬俸
尋勒為民琬在官僅三十有四日而楊宜代宜撫河南
平劇賊師尚詔遷南京戶部右侍郎未幾代琬時倭勢
猶盛宜為總督而文華督察軍務威出宜上易置文武
大吏惟其愛憎宜懲經天寵禍曲意奉之文華視之蔑
如也倭據陶宅官軍久無功文華遂劾宜宜以狼兵徒

剽掠不可用請募江浙義勇山東箭手益調江浙福建
湖廣漕卒河南毛兵比客兵大集宜不能馭川兵與山
東兵私鬪幾殺參將酉陽兵潰於高橋奪舟徑歸蘓州
明年正月文華還朝請罷宜以宗憲代會御史邵惟中
上失事狀遂奪宜職間住宜在事僅踰半歲以諂事文
華故得禍輕倭之躡蘓松也起嘉靖三十二年訖三十
九年其間為巡撫者十人安福彭黯遷南京工部尚書
畏賊不俟代去下獄除名黃岡方任上虞陳洙皆未抵

任任丁憂洙以才不足任別用而代以鄞人屠大山使提督軍務蘓松巡撫之兼督軍務自大山始閱半歲以疾免尋坐失事下詔獄為民繼之者琿繼琿者曹邦輔以文華譖下詔獄謫戍次眉州張景賢以考察奪職次盤屋趙忻坐金山軍變下獄貶官次江陵陳錠數月罷去次翁大立當大立時倭患已息而坐惡少年鼓譟為亂竟罷職無一不得罪去者

胡宗憲字汝貞績溪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歷知益都餘

姚二縣擢御史巡按宣大詔徙大同左衛軍於陽和獨
石卒聚而譁宗憲單騎慰諭許勿徙乃定三十三年出
按浙江時歛人汪直據五島煽諸倭入寇而徐海陳東
麻葉等巢柘林乍浦川沙窪日擾郡邑帝命張經為總
督李天寵撫浙江又命侍郎趙文華督察軍務文華恃
嚴嵩內援恣甚經天寵不附也獨宗憲附之文華大悅
因相與力排二人倭寇嘉興宗憲中以毒酒死數百人
及經破王江涇宗憲與有力文華盡掩經功歸宗憲經

遂得罪尋又陷天寵即起擢宗憲右僉都御史代之時
柘林諸倭移屯陶宅勢稍殺會蘓松巡撫曹邦輔殲倭
許墅文華欲攘功不得大恨遂進勦陶宅殘寇宗憲與
共將銳卒四千營磚橋約邦輔夾擊倭殊死戰宗憲兵
死者千餘文華令副使劉燾攻之復大敗而倭犯浙東
諸州縣殺文武吏甚衆宗憲乃與文華定招撫計文華
還朝盛毀總督楊宜而薦宗憲遂以為兵部右侍郎代
宜初宗憲令客蔣洲陳可願諭日本國王遇汪直養子

激於五島邀使見直直初誘倭入犯倭大獲利各島由
此日至既而多殺傷有全島無一歸者死者家怨直直
乃與激及葉碧川王清溪謝和等據五島自保島人呼
為老船主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釋直母妻於金
華獄資給甚厚洲等諭宗憲指直心動又知母妻無恙
大喜曰俞大猷絕我歸路故至此若貸罪許市吾亦欲
歸耳但日本國王已死各島不相攝須次第諭之因留
洲而遣激等護可願歸宗憲厚遇激立令功激遂破倭

舟山再破之列表宗憲請於朝賜激等金幣縱之歸激大喜以徐海入犯來告亡何海果引大隅薩摩二島倭分掠瓜洲上海慈谿自引萬餘人攻乍浦陳東麻葉與俱宗憲壁塘棲與巡撫阮鶚相犄角會海趨皂林鶚遣游擊宗禮擊海於崇德三里橋三戰三捷既而敗死鶚走桐鄉禮常熟人由世千戶歷署都督僉事驍健敢戰練卒三千連破倭至是敗歿贈都督同知諡忠壯賜祠皂林鶚既入桐鄉賊乘勝圍之宗憲計曰與鶚俱陷無

益也遂還杭州指指揮夏正等持激書要海海大驚曰
老船主亦降乎時海病創意頻動因曰兵三路進不由
我一人也正曰陳東已他有約所慮獨公耳海遂疑東
而東知海營有宗憲使者大驚由是有隙正乘間說下
海海遣使來謝索財物宗憲報如其請海乃歸俘二百
人解桐鄉圍東留攻一日亦去復巢乍浦鶚知不能當
海乃東渡錢塘禦他賊初海入犯焚其舟示士卒無還
心至是宗憲使人語海曰若已內附而吳淞江方有賊

何不擊之以立功且掠其舸為緩急計海以為然逆擊之朱涇斬三十餘級宗憲令大猷潛焚其舟海心怖以弟洪來質獻所戴飛魚冠堅甲名劍及他玩好宗憲因厚遇洪諭海縛陳東麻葉許以世爵海果縛葉以獻宗憲解其縛令以書致東圖海而陰泄其書於海海怒海妄受宗憲賂亦說海於是海復以計縛東來獻帥其衆五百人去乍浦別營梁莊官軍焚乍浦巢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稱是海遂刻日請降先期猝至留甲士平湖

城外率酋長百餘胄而入文華等懼欲勿許宗憲強許之海叩首伏罪宗憲摩海頂慰諭之海自擇沈莊屯其衆沈莊者東西各一以河為塹宗憲居海東莊以西莊處東黨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海夕禽若屬矣東黨懼乘夜將攻海海挾兩妾走間道中稍明日官軍圍之海投水死會盧鏜亦禽辛五郎至辛五郎者大隅島主弟也遂俘洪東葉五郎及海首獻京師帝大悅行告廟禮加宗憲右都御史賜金幣加等海餘黨奔蕭山宗憲

令俞大猷雪夜焚其柵盡死兩浙倭漸平三十六年正月阮鶚改撫福建即命宗憲兼浙江巡撫事蔣洲在倭中諭山口豐後二島主源義長源義鎮還被掠人口具方物入貢宗憲以聞詔厚賚其使遣還至十月復遣夷目善妙等隨汪直來市至岑港泊焉浙人聞直以倭船至大驚巡按御史王本固亦言不便朝臣謂宗憲且釀東南大禍直遣激詣宗憲曰我等奉詔來將息兵安境謂宜使者遠迎宴犒交至今盛陳軍容禁舟楫往來公

給我耶宗憲解諭至再直不信乃令其子以書招之直
曰兒何愚也汝父在厚汝父來闔門死矣因要一貴官
為質宗憲立遣夏正偕激往宗憲嘗預為赦直疏引激
入卧內陰窺之激語直疑稍解乃偕碧川清溪入謁宗
憲慰藉之甚至令至杭見因固本固下直等於獄宗憲
疏請曲貸直死俾戍海上繫番夷心本固爭之彊而外
議疑宗憲納賊賂宗憲懼易詞以聞直論死碧川清溪
戍邊激與謝和遂支解夏正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

四面圍之賊死鬪多陷歿者至明年春新倭復大至嚴
旨責宗憲宗憲懼得罪上疏陳戰功謂賊可指日滅所
司論其欺誣帝怒盡奪諸將大猷等職切讓宗憲令剋
期平賊時趙文華已得罪死宗憲失內援見寇患未已
思自媚於上會得白鹿於舟山獻之帝大悅行告廟禮
厚賚銀幣未幾復以白鹿獻帝益大喜告謝元極寶殿
及太廟百官稱賀加宗憲秩既而岑港之賊徒巢柯梅
官軍屢攻不能克御史李瑚劾宗憲誘汪直啓釁本固

及給事中劉堯誨亦劾其老師縱寇請追奪功賞帝命
廷議之咸言宗憲功多宜勿罷帝嘉其禽直功令居職
如故賊之徙柯梅也造巨艦為遁計及艦成宗憲利其
去不擊賊揚帆泊浯嶼縱掠閩海州縣閩人大譟謂宗
憲嫁禍御史瑚再劾宗憲三大罪瑚與大猷皆閩人宗
憲疑大猷漏言劾大猷不力擊大猷遂被逮當是時江
北福建廣東皆中倭宗憲雖盡督東南數十府道遠但
遙領而已不能遍經畫然小勝輒論功受賚無虛月即

敗衄不與其罪三十八年賊大掠溫台別部復寇濱海
諸縣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尚鵬奉詔勘之言宗憲養
寇當置重典帝不問明年論平汪直功加太子太保宗
憲多權術喜功名因文華結嚴嵩父子歲遺金帛子女
珍竒淫巧無數文華死宗憲結嵩益厚威權震東南性
善賓客招致東南士大夫預謀議名用是起至技術雜
流豢養皆有恩能得其力然剏編提均徭之法加賦額
外民為困敝而所侵官帑斂富人財物亦不貲嘉賓尚

鵬還上宗憲侵帑狀計三萬三千他冊籍沉滅宗憲自辯言臣為國除賊用間用餌非小惠不成大謀帝以為然更慰諭之尋上疏請得節制巡撫及操江都御史如三邊故事帝即晉兵部尚書如其請復獻白龜二五色芝五帝為謝元告廟如前賚宗憲加等明年江西盜起又兼制江西未至總兵官戚繼光已平賊九月奏言賊屢犯寧台溫我師前後俘斬一千四百有奇賊悉蕩平帝悅加少保兩廣平巨盜張璉亦論宗憲功時嵩已敗

大學士徐階曰兩廣平巨盜何與焉僅賜銀幣未幾南
京給事中陸鳳儀劾其黨嚴嵩及奸欺貪淫十大罪得
旨逮問及宗憲至宗曰宗憲非嵩黨朕拔用八九年人
無言者自累獻祥瑞為群邪所疾且初議獲直予五等
封今若加罪後誰為我任事者其釋令間住久之以萬
壽節獻秘術十四帝大悅將復用矣會御史汪汝正籍
羅龍文家上宗憲手書乃被劾時自擬旨授龍文以達
世蕃者遂逮下獄宗憲自敘平賊功言以獻瑞得罪言

官且許汝正受賊事帝終憐之並下汝正獄宗憲竟瘐死汝正得釋萬厯初復官謚襄懋阮鶚者桐城人官浙江提學副使時倭薄杭州鄉民避難入城者有司拒不許入鶚手劍開門納之全活甚衆以附文華宗憲得超擢右僉都御史代宗憲巡撫浙江又以文華言特設福建巡撫即以命鶚初在浙不主撫自桐鄉被圍懼甚寇犯福州賂以羅綺金花及庫銀數萬又遺巨艦六艘俾載以走不能措一籌而歛括民財動千萬計帷帟盤盂

率以錦綺金銀為之御史宋儀望等交章劾逮下刑部
嚴嵩為屬法司僅黜為民所侵餉數浮於宗憲追還之
官

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知元城南
和以廉幹稱擢御史巡視河東鹽政巡按陝西劾總督
張珩等冒功皆謫戍出為湖廣副使補河南柘城賊師
尚詔反陷歸德檢校董綸率民兵巷戰手刃數賊與其
妻賈氏俱死之又陷柘城劫舉人陳聞詩為帥不聽斬

從者脅之聞詩紹曰必欲我行毋殺人毋縱火賊許諾

擁上馬不食三日至鹿邑自縊賊圍太康都指揮尚允

紹與敗鄆陵敗績允紹復擊賊於霍山賊圍之兵無敢

進邦輔斬最後者士卒競進賊大潰禽斬六百餘人尚

詔走莘縣被禽起四十餘日破府一縣八殺戮十餘

萬邦輔亟戰殲之詔賚銀幣擢山西右參政遷浙江按

察使三十四年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倭聚柘林其

黨自紹興竄轉掠杭嚴徽寧太平遂犯南京破溧水抵

宜興為官軍所迫奔許墅副總兵俞大猷副使任環數
邀擊之而柘林餘賊已進據陶宅邦輔督副使王崇古
圍之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協勦賊走太湖追及之盡
殲其衆副將何卿師潰邦輔援之以火器破賊舟前後
俘斬六百餘人侍郎趙文華欲攘其功邦輔捷書先奏
文華大恨既而與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會邦輔攻陶
宅賊諸營皆潰賊退邦輔進攻之復敗坐奪俸文華奏
邦輔避難擊易致師後期總督楊宜亦奏邦輔故違節

制給事中夏棡孫濬爭之得無罪文華還京奏餘賊且盡而巡按御史周如斗又奏失事狀帝頗疑文華文華因言賊易滅督撫非人致敗臣昔論邦輔棡濬遂媒孽臣東南塗炭何時解乃逮繫邦輔謫戍朔州隆慶元年楊漣為吏部起邦輔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進兵部右侍郎理戎政尋以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言修治邊牆非上策宜急練兵兵練而後邊事可議以給事中張鹵言召為右都御史掌院事帝以京

營事重更協理為閱視令付大臣知兵者遂以左都御史召還任之已從恭順侯吳繼爵言復改閱視為提督未幾轉南京戶部尚書奏督倉主事張振選不奉約束吏部因言往昔執政喜人悅已屬吏恃為奧援搆陷堂上官至屈體降意倒置名分在外巡按御史亦曲庇進士推知監司賢不肖出其口吻害政無甚於此穆宗深然其言為黜振選飭內外諸司然迄不能變邦輔累乞骸骨不聽萬厯元年給由赴闕復以疾求去且言錫凌

阿有窺覲志宜慎防之遂致仕居三年卒贈太子少保
邦輔廉峻自吳中被逮時有司上所儲俸錢揮之去歷
官四十年家無餘貲撫按奏其狀詔遣右評事劉叔龍
為營墳墓任環字應乾長治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
知黃平沙河滑縣並有能名遷蘓州同知倭患起長吏
不嫻兵革環性慷慨獨以身任之三十二年閏三月禦
賊寶山洋小校張治戰死環奮前搏賊相持數日賊遁
去尋犯太倉環馳赴之嘗遇賊短兵接身被三創幾殆

宰夫捍環出死之賊亦引去已而復至裹瘡出海擊之
怒濤作操舟者失色環意氣彌厲竟敗賊俘斬百餘復
連戰陰沙寶山南沙皆捷擢按察僉事整飭蘓松二府
兵備倭剽掠戢悉歸惟南沙三百人舟壞不能去環與
總兵官湯克寬列兵守之數月賊大至與舊倭合掠華
亭上海環等被劾得宥踰年賊犯蘓州城閉鄉民統城
號環盡納之全活數萬計副將解明道擊退賊論前後
功進環右參政賊掠常熟環率知縣王鈇破其巢焚舟

二十七未幾賊掠陸涇壩都督周于德敗績環偕總兵
官俞大猷擊敗之焚舟三十餘賊犯吳江環大猷擊敗
之鶯脰湖賊奔嘉興頃之三板沙賊奪民舟出海環大
猷襲敗之馬蹟山其別部屯嘉定者火熬之盡死論功
陞一子副千戶母憂奪哀賊屯新場環與都司李經等
率永順保靖兵攻之中伏保靖土舍彭翅等皆死環傳
俸戴罪賊平乞終制許之踰二年卒年四十給事中徐
師曾頌其功詔贈光祿卿再陞一子副千戶建祠蘓州

春秋致祭環在行間與士卒同寢食所得賜予悉分給之軍事急終夜露宿或數日絕餐嘗書姓名於肢體曰戰死分也先人遺體他日或收葬將士皆感激故所向有功時休寧吳成器由小吏為會稽典史倭三百餘刳會稽為官軍所逐走登龕山成器遮擊盡殪之未幾又破賊曹娥江擢浙江布政司經歷遭喪總督胡宗憲奏留之擢紹興通判論功進秩二級成器與賊大小數十戰皆捷身先士卒進止有方畧所部無秋毫犯士民率

於其戰處立祠祀之

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弱冠從歐陽德學登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歷刑部郎中錦衣衛送盜十三人遂惟抵一人罪餘皆辨釋東宮建赦天下遂請列大禮大獄諸臣於赦令中尚書聶賢懼不敢乃與同官盧憲請於都御史王廷相廷相從之事雖報罷議者嘉焉俄調禮部忤尚書夏言因事劾之下詔獄謫湖州同知三遷衢州知府擢蘓松兵備副使屢遷廣東按察使釋囚八百餘人

進山東右布政使江洋多盜遂遷右僉都御史提督操
江軍政明盜不敢發諳達犯京師召遂督蘄州軍餉未
謝恩請關防符驗用新銜帝怒削其籍三十六年倭擾
江北廷議以督漕都御史兼理巡撫不暇辦寇請特設
巡撫乃命遂以故官撫鳳陽四府時淮揚三中倭歲復
大水且日役民輓大木輸京師遂請餉增兵恤民節用
次第畫戰守計三十八年四月倭數百艘寇海門遂語
諸將曰賊趨如臯其衆必合合則侵犯之路有三由泰

州逼天長鳳泗陵寢驚矣由黃橋逼瓜儀以揺南都運道梗矣若從富安沿海東至廟灣則絕地也乃命副使劉景韶遊擊邱陞扼如皋而身馳泰州當其衝時賊勢甚盛副將鄧城禦之敗績指揮張谷死焉賊知如皋有備將犯泰州遂急檄景韶陞遏賊連戰丁堰海安通州皆捷賊沿海東掠遂喜曰賊無能為矣令景韶陞尾之而致賊於廟灣復慮賊突淮安乃夜半馳入城賊尋至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蕩通政唐順之副總兵

劉顯來援賊大敗走以餘衆保廟灣景韶亦敗賊印莊
追奔至新河口林斬甚衆廟灣賊據險不出攻之月餘
不克遂令韶韶塞塹夷木厯壘陳火焚其舟賊乘夜雨
潛遁官軍據其巢追奔至鰕子港江北倭悉平帝大喜
璽書獎勵賊駐崇明三沙者將犯揚州景韶戰連勝圍
之劉莊會劉顯來援遂檄諸軍盡屬顯攻破其巢追奔
白駒場賊盡殄時遂已遷南京兵部侍郎論功予一子
官賚銀幣御史陳志勘上遂平倭功前後二十餘戰斬

獲三千八百有奇再予一子世千戶增俸二級莅南京

甫數月振武營軍變振武營者尚書張鏊募健兒以禦
倭素驕悍舊制南軍有妻者月糧米一石無者減其四
春秋二仲月米石折銀五錢馬坤掌南戶部奏減折色
之一督儲侍郎黃懋官又奏草募補者妻糧諸軍大怨
代坤者蔡克廉方病諸軍以歲饑求復折色故額於懋
官懋官不可給餉又踰期三十九年二月都肄日振武
卒鼓譟懋官署懋官急招鏊及守備太監何綬魏國公

徐鵬舉臨淮侯李庭竹及遂至諸營軍已甲而入予之銀爭攫之懋官見勢洶洶越垣投吏舍鬻卒隨及鵬舉鏊慰解不聽竟戕懋官裸其屍於市鵬舉遣吏持黃紙許給賞萬金卒輒碎之至許搗十萬金乃稍定明日諸大臣集守備廳亂卒亦集遂大言曰黃侍郎自越墻死諸軍特不當殘辱之吾據實奏朝廷不以叛相誣也因麾衆退許復妻糧及故額一畀之一金補折價始散遂乃托病閉閣給免死券以慰安之而密諭營將掩捕

首惡二十五人繫獄詔追褫懋官及克職職罷綬庭竹

鏊任鵬舉如故遂以功議擢止誅叛卒三人餘戍邊衛

而三人已前死遂歎曰兵自此益驕矣未幾江東代鏊

為尚書江北池河營卒以千戶吳欽草其幫丁毆而縛

之竿幫丁者操守卒給一丁資往來費也遂已召拜兵

部左侍郎以言官薦擢南京參贊尚書鎮撫之營卒惑

妖僧繡頭復倡訛言遂捕斬繡頭申嚴什伍書其名籍

年貌繫於腰間軍乃戢既乃奏調鎮武軍護陵寢一日

散千人留都自是無患越四年以老致仕遂博學多智
長於用兵然亦善逢迎帝將重建三殿遂奏五河縣泗
水中湧一大杉此川澤效靈為聖主鼎新助帝大喜又
進白兔帝為遣官告廟由此益眷遇卒贈太子太保謚
襄敏弟逢字邦吉由進士為吏部給事中侍郎劉源清
下吏逢救之並繫得釋進戶科左給事中偕同官諫南
巡下詔獄謫永福典史終富安知府遂子材自有傳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祖貴戶科給事父寶寶永州知

府順之生有異稟稍長洽貫群籍年三十二舉嘉靖八年會試第一改庶吉士座主張璉疾翰林出諸吉士為他曹獨欲留順之固辭乃調兵部主事引疾歸久之除吏部十二年秋詔選朝官為翰林乃改順之編修校累朝實錄事將竣復以疾告璉持甚疏不下有言順之欲遠璉者璉怒怒擬旨以吏部主事罷歸永不復敘至十八年選官僚乃起故官兼春坊右司諫與羅洪先趙時春請朝太子復削籍歸卜築陽羨山中讀書十餘年中

外論薦竝報寢倭躡江南北趙文華出視師疏薦順之
起南京兵部主事父憂未終不果出免喪召為職方員
外郎進郎中出覈薊鎮兵籍還奏缺伍三萬有奇見兵
亦不任戰因條上便宜九事總督王忬以下俱貶秩尋
命往南畿浙江視師與胡宗憲協謀討賊順之以禦賊
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地咸受禍乃躬泛海
自江陰抵蛟門大洋一晝夜行六七百里從者咸驚嘔
順之意氣自如倭泊崇明三沙督舟師邀之海外斬馘

一百二十沉其舟十三擢太僕寺卿卿宗憲言順之權輕乃加右通政順之聞賊犯江北急令總兵官盧鏜拒三沙自率副總兵劉顯馳援與鳳陽巡撫李遂大破之姚家蕩賊退巢廟灣順之薄之殺傷相當遂欲列圍困賊順之以為非計麾兵薄其營以火礮攻之不能克三沙又屢告急順之乃復援三沙督鏜顯進擊再失利順之憤親躍馬布陣賊搆高樓望官軍見順之軍整堅壁不出顯請退師順之不可持刀直前去賊營百餘步鏜

顯懼失利固要順之還時盛暑居海舟兩月遂得疾迺
太倉李遂改官南京即擢順之右僉都御史代遂巡撫
順之疾甚以兵事棘不敢辭渡江賊已為遂等所滅淮
揚適大饑條上海防善後九事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
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訃聞予祭葬故事
四品但賜祭順之以勞得賜塋云順之於學無所不窺
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
原委盡取古今載籍剖裂補綴區分部居為左右文武

儒裨六編傳於世學者不能測其奧也為古文沈洋紆
折有大家風生平苦節自厲輟扉為床不施裯褥又聞
良知說於王畿閉戶兀坐匝月忘寢多所自得晚由文
華薦商出處於羅洪先洪先曰向已隸名仕籍此身非
我有安得佯處士順之遂出然聞望頗由此損宗禎中
追謚襄文子鶴徵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太常卿亦以博
學聞

贊曰朱紈欲嚴海禁以絕盜源其論甚正顧指斥士大

夫令不能堪卒為所齧齟憤惋以死氣質之為累悲夫
當寇患孔熾撲滅惟恐不盡便宜行誅自其職爾而以
為罪則任法之過也張經功不賞而以冤戮稔倭毒而
助之攻東南塗炭數十年讒賊之罪可勝誅哉宗憲以
奢黷蒙垢然令徐海汪直之徒不死貽患更未可知矣
曹邦輔任環戰功可紀李遂唐順之捍禦得宜而邦輔
之平師尚詔李遂之靖亂卒其功尤著以其始終倭事
故并列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五考證

張經傳倭哭嘉興

臣方煒按合戰時倭屯松江柘林

者盈二萬事詳俞大猷傳謹附識

張經傳

周琬附

疏陳禦倭有十難有三策

臣方煒按

十難三策史未臚列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胡宗憲傳御史瑚再劾宗憲三大罪

臣方煒按三大

罪及後文十大罪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胡宗憲傳會御史汪汝止籍羅龍文家上宗憲手書

臣方煒識按大祿時嚴世蕃羅龍文以謀叛論軒籍何東序謝廷傑因構與宗憲仇者謂其侵匿龍文財產因而逮繫與史所載宗憲下獄事互異謹識

曹邦輔傳乃逮繫邦輔謫戍朔州

臣方煒按獻徵錄

邦輔謫戍朔州時吳人感其功德為生祠祀之史未之載謹識

李遂傳忤尚書夏言因事劾之下詔獄

臣方煒按夏

言因事劾遂史未詳何事考識大錄始言善遂既數
見遂據經執諍因銜之給事中曾朴適以駁論忤言
言謂遂與朴善遂主之未有以發也後劾無故不參
公座因指其平日會友講學交結朋黨變亂是非故
下詔獄謹識

李遂傳贈太子太保 臣方燁按贈太子太保考獻徵
錄及識大錄云贈太子少保與此互異謹識

唐順之傳因條上便宜九事 臣方燁按上便宜九事

史未臚列他書亦無可考謹識闕疑

唐順之傳條上海防善後九事

臣方煒按淮揚大饑

條上海防善後九事考名臣實錄順之以淮揚重地
值歲歉請於朝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
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各鎮為粥以食饑民並載
九事甚詳約千餘言史俱未之載謹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九十九

史部

明史卷二百六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九十四

馬

錄

顏頤壽

聶

賢

湯

沐

劉

琦

程啟充

張達

鄭一鵬

唐樞

杜鸞

葉應驄

藍

田

解一貫

鄭洛書
張錄

陸粲

劉希簡
王準

邵經邦

劉世揚

趙漢

魏良弼

秦鰲
葉洪

張寅

寅

馬錄字君卿信陽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固安知縣居官

廉明徵為御史按江南諸府世宗即位疏言江南之民

最苦糧長白糧輸內府一石率費四五石他如酒醋局

供應庫以至軍器胖襖顏料之屬輸內府者費皆然戶

部侍郎秦金等請從錄言命石加耗一斗毋得苛求中

官黃錦誣劾高唐判官金坡詔逮之連五百餘人錄言
祖宗內設法司外設撫按百餘年刑清政平先帝時劉
瑾錢寧輩蠱惑聖聰動遣錦衣官校致天下洶洶陛下
方勤新政不虞復有高唐之命給事中許復禮等亦以
為言獄得少解嘉靖二年大計天下庶官被黜者多訐
撫按以錄言禁止五年出按山西而妖賊李福達獄起
福達者崞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逃還更
名午為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丹衛復逃居洛川以彌

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為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更姓名曰張寅往來徐溝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使子大仁大義大禮皆冒京師匠籍用黃白術干武定侯郭勛勛大信幸其仇薛良訟於錄按問得實檄洛川父老雜辨之益信勛為遺書錄祈免錄不從偕巡撫江潮具獄以聞且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都御史聶賢等覆如錄奏力言勛黨逆罪詔福達父子論死妻女為奴沒其產責勛對狀勛懼乞恩因為福達代辯帝

置不問會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程輅常泰劉琦鄭自璧
趙廷瑞沈漢泰祐張達陳臯謨御史程啟充盧瓊邵幽
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王獻評事杜
鸞刑部郎中劉仕主事唐樞交章劾勛謂罪當連坐勛
亦累自訴且以議禮觸衆怒為言帝心動勛復乞張璫
桂萼為援璫萼素惡廷臣攻已亦欲借是舒宿憤乃謂
諸臣内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
言而外廷不知攻勛益急帝益疑命取福達等至京下

三法司訊既又命會文武大臣更訊之皆無異詞帝怒將親訊以楊一清之言而止仍下廷鞫尚書顏頤壽等不敢自堅改擬妖言律斬帝猶怒命法司俱戴罪辦事遣官往械錄潮及前問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彥等時璋珏已遷都御史璋巡撫寧夏珏巡撫甘肅皆下獄廷訊乃反前獄抵良誣告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璫萼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盡下尚書顏壽侍郎劉玉王啟左都御史賢副都御史劉文

莊僉都御史張潤大理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寺丞
汪淵獄嚴刑推問遂搜錄篋得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
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及寺丞淵私書詠引罪
致仕去仲賢等亦下獄萼等上言給事中琦泰郎中仕
聲勢相倚挾私彈事佐錄殺人給事中科一鵬祐漢輅
評事鸞御史鳴鳳壯雄扶同妄奏助成奸惡給事中達
御史世魁方辛寅就死得誣勛謀逆率衆連名同聲駕
禍郎中司馬相妄引事例故意增減誣上行私邇者言

官締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菅司屬任情恣橫
殆非一日請大奮乾斷彰國法帝納其言并下諸人獄
收繫南京刑部先是廷臣會訊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少
卿余才偶語曰此獄已得情何再鞫偵者告萼以聞亦
逮問萼等遂肆撈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萼等乃
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勛搆成冤獄因列諸臣罪
名帝悉從其言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瑋珣綸
前山西副使遷大理少卿文華謫戍邊衛者七人琦達

泰瓊啟充仕及知州胡偉為民者十一人賢科一鵬祐

漢輅世魁淳鳴鳳相鸞草職間住者十七人頤壽王啟

潮文莊沐似淵元錫才楷仲賢潤英壯雄前大理丞遷

僉都御史毛伯溫其他下巡按逮問草職者副使周宣

等復五人良抵死衆證皆戍寅還職錄以故入人死未

決當徒帝以為輕欲坐以奸黨律斬萼等謂張寅未死

而錄代之死恐天下不服宜永戍烟瘴地令緣及子孫

乃戍廣西南丹衛遇赦不宥帝意猶未愜語楊一清等

曰與其僂及後世不若誅止其身從舜典罰弗及嗣之意一清曰祖宗制律具有成法錄罪不中死律若法外用刑吏將緣作奸人無所措手足矣帝不得已從之以芻等平反有功勞諭之文華殿賜二品服俸金帶銀幣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時嘉靖六年九月壬午也至十六年皇子生肆赦諸謫戍者俱釋還惟錄不赦竟卒於戍所頤壽壽巴陵人居官有清望聃賢長壽人為御史清廉奪官五年用薦起工部尚書改

刑部尚書致仕卒諡榮襄湯沐字新之江陰人弘治九年進士除崇德知縣徵授御史正德初嘗劾中官苗達保國公朱暉等罪出為湖廣僉事劉瑾以沐不附已用牙僧同寅訐學士張芮事波及沐謫武義知縣瑾誅復為廣東僉事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請立土官世系籍絕其爭襲之弊而令其子弟入學報可嘉靖二年改撫四川入為大理卿既坐福達獄罷歸家居六年薦章數十上不召卒沐居官三十載屏絕餽遺以廉潔稱

劉琦字廷珍洛川人正德九年進士嘉靖初由行人授兵科給事中時給京軍冬衣布棉恒過期以琦請即命琦立給李福達逃洛川琦知之甚悉事覺琦疏陳顛末因劾郭勛黨逆又與御史張問行劾勛侵盜草場租銀既而馬錄獄具坐琦佐使殺人下獄謫戍瀋陽閱十年赦歸卒盧瓊字獻卿浮梁人正德六年進士由固始知縣入為御史嘉靖改元上言景皇帝有撥亂大功而實錄猶稱邸戾王敬皇帝深仁厚澤而實錄成於焦芳手

是非顛倒乞詔儒臣改撰帝惟命史官正孝宗實錄之
不當者然亦未有所正也出按畿輔桂萼疾臺諫排已
考察京官既竣令科道互糾劾吏科都給事中王俊民
等爭之瓊與同官劉隅等亦言交相批抵報復非盛世
事帝初責俊民隅奪其俸五月瓊等皆三月而命部院
考之瓊竟以劾勛謫戍邊赦還卒沈漢字宗海吳江人
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中官馬俊王堂久廢
忽自南京召至漢論止之改元詔書蠲四方逋稅漢以

民間已納者多飽吏索請已徵未解者作來年正課又
言近籍沒奸黨貲數千萬請悉發以補歲入不足之數
皆報可嘉靖二年以災異指斥時政尚書林俊去位復
抗章爭之戶部郎中年泰坐吏盜官帑下詔獄貶官漢
言吏為奸利在泰未任事事敗泰發之泰無罪因極言
刑獄宜付法司毋委鎮撫不納大獄起法司皆下吏漢
言祖宗之法不可壞權倖之漸不可長大臣不可辱妖
賊不可赦遂并收繫除名家居二十年曾孫璟萬曆中

中為吏部員外郎請王恭妃封號忤旨降行人司正天
啟初贈光祿少卿王科字進卿涉縣人正德十二年進
士授藍田知縣城隘且無水科導西山水入城拓而廣
之遂為望邑毀境內淫祠以其材葺學宮嘉靖四年徵
為工科給事中嘗劾兵部尚書金獻民無功總兵官趙
文种勛失事及陝西織造內官擾民郭勛任奸人郭彪
鄭鸞剝軍害民狀又言三司首領州縣佐貳以秩卑為
上官所輕棄率貪冒不自惜宜拔擢其廉能者而諸邊

財計之職不宜處下才鹽運官廉當遷敘大獄起効勛
遂下獄削籍方諸臣之被罪也舉朝皆知其冤莫敢白
踰月南京御史吳彥獨抗章請寬之上怒斥於外已而
御史張祿亦以為言忤旨切讓自是無敢言者十一年
桂萼已死張璁亦免相聶賢毛伯溫始起用張潤汪元
錫李珣閔楷亦相繼收錄唯臺諫曹郎竟無一人召復
者隆慶初諸人皆復職贈官錄首贈太僕少卿琦瓊俱
光祿少卿漢科俱太常少卿當萼等反福達之獄舉朝

不直萼等而以寅福達姓名錯互亦或疑之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盜蔡伯貫就禽自言學妖術於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獄同供為李午之孫大禮之子世習白蓮教假稱唐裔惑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同竟伏誅暨穆宗即位御史龐尚鵬言據李同之獄福達罪益彰而當時流毒搢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慘烈郭勛世受國恩乃黨巨盜陷朝紳職樞要者承其頤指鍛鍊周內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禍可勝言

哉乞追奪勛等官爵優卹馬錄諸人以作忠良之氣由是福達獄始明

程啟充字以道嘉定人正德三年進士除三原縣知縣入為御史嬖倖子弟家人濫冒軍功有至都督賜蟒玉者啟充言定制軍職授官悉準首功今倖門大啟有買功冒功寄名竄名併功之弊權要家賄軍士金帛以易所獲之級是謂買功衝鋒斬馘者甲也而乙取之甚者殺平民以為賊是謂冒功身不出門閭而名隸行伍是

謂寄名賄求掾吏洗補文冊是謂竄名至有一人之身
一日之間不出京師而東西南朔四處報功者按名累
級驟至高階是謂併功此皆壞祖宗法解將士體乞嚴
為察革帝不能用十一年正旦羣臣待漏入賀日晡禮
始成及散朝已昏夜衆奔趨而出顛仆相踐踏將軍趙
朗者死於禁門啟克具奏其狀請帝昧爽視朝以圖明
作之治都督馬昂進妊身女弟啟克等力爭既又極陳
冗官冗兵冗費之弊乞通行革罷帝皆不省騰驤四衛

軍改編各衛者奉詔撤回而各衛遺籍仍支糧廩倉儲
八十七萬餘石啟克力言之冒支弊絕以憂歸世宗即
位起故官即爭興獻帝皇號嘉靖元年正月郊祀方畢
清寧宮小房火啟克言災及內寢良由徇情之禮有戾
天常僭逼之名深乖典則輔臣執議禮臣建明不能敵
經生之邪說佞倖之諛辭動假母后以箝天下之口臣
謂不正大禮不黜邪說所謂修省皆具文也況邇者旨
由中出而內閣不知奸黨獄成而曲為庇護諫臣斥逐

耳目有壅蔽之虞大臣踈遠股肱有痿痺之患司禮之
權重於宰相樞機之地委之宦官邇臣貪濁頻有遷除
邊帥債師不得譴斥莊田之賞賚過多潛邸之乞恩未
已伏望陛下仰畏天明俯察衆聽親大臣肅庶政以回
災變報聞尋出按江西得宸濠通蕭敬張銳陸完等私
書欲亟去孫燧云代者湯沐梁宸可其次王守仁亦可
因論敬銳等罪竝言守仁黨逆宜追奪給事中汪應軫
訟守仁功言逆濠私書有詔焚毀啟免輕信被黜知縣

章立梅摺撫之辭復有此奏非所以勸有功主事陸澄亦為守仁奏辨御史向信因劾應軫與澄帝曰守仁一聞宸濠變仗義興兵戡定大難特加封爵以酬大功不必更議帝從太監梁棟請遣中官督南京織造啟充偕同官及科臣張嵩等極諫不納啟充素謇諤張璉桂萼惡之會郭勛庇李福達獄為啟充所劾璉萼因指啟充挾私謫戍邊衛十六年赦還言者交薦不復用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張達字懋登餘姚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嘉靖元年授刑科給事中疏言陛下臨御之初國是大定今舉動漸乖弊端旋復齋醮繁興爵賞無紀政事不關於宰執者非一刑罰不行於貴近者甚多臺諫會奏而斥為瀆擾大臣執法而責以回奏至如崔元封侯蔣綸市寵陳萬言乞賜第先朝貴戚未有若是恩倖也廖鵬緩死劉暉得官李隆復遣官勘問先朝罪人未有若是淹縱也願陛下一反目前之所為報聞給事中劉最鄧繼

曾謫官達疏救不聽尋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四年十
一月上疏曰近廷臣所上封事陛下批答必曰已有旨
處置是已行者不可言也曰尚議處未定是未行者不
可言也二者不言則是終無可言也且今日言者已非
陛下初政時比矣初年事之大者既會疏公言之又各
疏獨言之一不得行則相聚環視以不得其言為愧近
者不然會疏則刪削忌諱以避禍獨疏則毛舉纖微以
塞責一不蒙譴則交相慶賀以苟免為幸消讜直之氣

長循默之風甚非朝廷福也章下所司尋進右給事中

王科陳察劾郭勛帝慰留之達與同官鄭自璧趙廷瑞
言勛倚奸成橫用酷濟貪籠絡貨資漁獵營伍為妖賊
李福達請屬為逆黨陸完雪冤溫旨諭留是旌使縱也
既復言福達誑惑愚民稱兵犯順勛黨叛逆罪不容誅
不聽尋以言事忤旨黜為吳江縣丞復坐福達獄逮問
謫戍遼東邊衛居十年母死不得歸哀痛而卒隆慶初
贈光祿少卿

鄭一鵬字九萬莆田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嘉靖初官至戶科左給事中一鵬性伉直居諫垣中最敢言御史曹嘉論大學士楊廷和因言內閣柄太重一鵬駁之曰太宗始立內閣簡解縉等商政事至漏下數十刻始退自陛下即位大臣宣召有幾張銳魏彬之獄獻帝追崇之議未嘗召廷和等面論所擬旨內多更定未可謂專也帝用中官崔文言建醮乾清坤寧諸宮西天西番漢經諸殿五花宮兩暖閣東次閣莫不有之一鵬

言禱祀繁興必魏彬張銳餘黨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
誤臣巡視光祿見一齋醮蔬食之費為錢萬有八千陛
下恐歛民怨而不忍傷佞倖之心況今天災頻降京師
道殣相望邊境戍卒日夜荷戈不得飽食而為僧道糜
費至此此臣所未解報聞東廠理刑千戶陶淳曲殺人
論謫戍詔覆案改擬帶俸一鵬與御史李東等執奏并
劾刑部侍郎孟鳳帝不聽給事中鄧繼曾修撰呂柟編
修鄒守益以言獲罪一鵬皆疏救宮中用度日侈數倍

天順時一鵬言今歲灾用詘往往借支太倉而清寧仁
壽未央諸宮每有贏積率饋遺戚里曷若留共光祿彰
母后德帝命乾清坤寧二宮暫減十之一魯迷貢獅子
西牛西狗西馬及珠玉諸物一鵬引漢閉玉門闕謝西
域故事請敕邊臣量行賞賚遣還國勿使入京彰朝廷
不寶遠物之盛意不聽尋伏闕爭大禮杖於廷侍郎胡
瓚都督魯綱督師討大同叛卒列上功狀請徧頒文武
大臣臺諫部曹及各邊撫按鎮監賞一鵬言桂勇誅郭

鑑等在瓚未至之先徐氈兒等之誅事由朱振於瓚無與瓚欲邀功冒賞懼衆口非議乃請并敘以媚之夫自大同搆難大臣臺諫誰為陛下畫一策者孤城窮寇尚多逋逃各邊鎮撫相去數千里安在其能犄角也請治瓚等欺罔罪賞乃不行時諸臣進言多獲譴而一鵬間得俞旨益發舒言事論楊宏不宜推寧夏總兵官席書不宜訐費宏留其弟春為修撰王憲寅緣貴近鄧璋敗事甘肅不宜舉三邊總督服闋尚書羅欽順請告祭酒

魯鐸被謫修撰呂柟宜召置經筵廷臣乞省親養疾不
宜驟不許諸疏皆侃侃會武定侯郭勛欲得虎賁左衛
以廣其第使指揮王琬等言衛湫隘不足居吏士而民
人郭順者願以宅易之順勛家奴也其宅更湫隘一鵬
同官張嵩劾勛以敝宅易公署驕縱罔上昔竇憲改沁
水園卒以逆誅勛謀奪朝廷武衛其惡豈止憲比部臣
附勢曲從宜坐罪尚書趙璜等因自劾詔還所易勛甚
銜之而一鵬復以李福達獄劾勛桂萼張璁因坐以妄

奏拷掠除名九廟災言官會薦遺賢及一鵬竟不復召
久之卒隆慶初復官贈光祿少卿

唐樞字惟中歸安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言官
以李福達獄交劾郭勛然不得獄辭要領樞上疏言李
福達之獄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恤盛心而諸臣
負陛下欺蔽者肆其譏諂諛者溷其說畏威者變其辭
訪緝者淆其真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臣
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罪重不宜輕加於所疑一

也謂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謂薛良言弗可聽三也謂李珣初牒明四也謂臣下立黨傾郭勛五也謂崢洛證佐皆讐人六也臣請一一辨之福達之出也始而王良李鉞從之其意何為繼而惠慶邵進祿等師之其傳何事李鉞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元天垂文秘書其辭何指劫庫攻城張旗拜爵雖成於進祿等其原何自鉞伏誅於前進祿敗露於後反狀甚明故陝西之人曰可殺山西之人曰可殺

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臣不
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且福達之形最易辨識或取
驗於頭禿或證辨於鄉音如李二李俊李三是其族識
之矣發於戚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認於杜文
柱是其姻識之矣質證於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
矣一言於高尚節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識之矣再言於
邵繼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於石文舉等
是山陝道路之人皆識之矣此不必疑二也薛良怙惡

誠非善人至所言張寅之即福達即李午實有明據不
得以人廢言況福達蹤跡謫密黠慧過人人咸墮其術
中非良狡猾亦不能發彼陰私從來發摘告訐之事原
不必出之敦良朴厚之人此不當疑三也李珣因見薛
良非善人又見李福達無龍虎形硃砂字又見五臺縣
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廂都無李福
達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輕縱元兇殊不知五臺自嘉靖
元年黃冊始收寅父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為素封

必非一日之積前此何以隱漏崞縣在城坊既有李伏
答乃於左廂都追察又以李午為真名求其貫址何可
得也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況福達既有妖術則龍
虎形硃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衆後此去之以避
罪亦不可盡謂薛良之誣矣此不當疑四也京師自四
方來者不一一福達既改名張寅又衣冠形貌似之郭
勛從而信之亦理之所有其為妖賊餘黨亦意料所不
能及在勛自有可居之過在陛下既宏議貴之恩諸臣

縱有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鞠獄者曰誣必言所誣何因曰讐必言所讐何事若曰薛良讐也則一切證佐非讐也曰韓良相戚廣讐也則高尚節屈孔石文舉非讐也曰魏泰劉永振讐也則今布按府縣官非讐也曰山陝人讐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讐也此不用疑六也望陛下六疑盡釋明正福達之罪庶羣奸屏跡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斥為民其後欽明大獄錄刪樞疏不載樞少學於湛若水深造實踐又留心

經世界九邊及越蜀滇黔險阻阨塞無不親歷躡躡茹
草至老不衰隆慶初復官以年老加秩致仕會高拱憾
徐階謂階恤錄先朝建言諸臣乃彰先帝之過請悉停
之樞竟不錄

杜鸞字羽文陝西咸寧人正德末進士授大理評事嘉
靖初伏闕爭大禮杖午門外長沙盜李鑑與父華劫村
聚華誅鑑得脫後復行劫捕獲之席書時撫湖廣劾知
府宋卿故入鑑帝遣大臣按之言鑑盜有狀帝命逮鑑

至京書上言臣以議禮忤朝臣問官故與臣左乞敕法
司會官覆於是鸞會御史蘇恩再訊無異詞疏言書以
惡卿故為鑑奏辨且以議禮為言夫大禮之議發於聖
孝書偶一言當意動援此以挾陛下歷羣僚壞亂政體
莫此為甚帝重違書意竟免鑑死戍遼東已復有張寅
之獄鸞與刑部郎中司馬相御史高世魁司其牘鸞上
言往者李鑑之獄陛下徇席書言誤恩廢法權倖遂以
鸞獄為常請託無忌今勛謀又成矣書以以議禮招怨

勛亦曰以議禮招怨書曰欲殺鑑以仇臣勛亦曰欲殺
寅以仇臣簧鼓聖聰如出一口以陛下尊親之盛典為
奸邪掩覆之深謀將使賄賂公行亂賊接踵非聖朝福
也已而桂萼等力反前獄竊坐除名初書之欲寬李鑑
也給事中管律言比言事者每借議禮為詞或乞休或
引罪或為人辨愬於議禮本不相涉而動必援引牽附
何哉蓋小人欲中傷人以非此不足激陛下怒而欲自
固其寵又非此不足得陛下歡也乞誠自今言事者據

事直陳毋假借以累聖德帝是其言命都察院曉示百官越二日御史李儼以世廟成請恤錄議禮獲罪諸臣且請詳察是非議禮是而行事非者不以是掩非議禮非而行事是者不以非掩是使黨與全消時靡有爭則大公之治也未幾給事中陳臯謨亦言獻皇帝追崇之禮實出陛下至情書輩乃貪為己功互相黨援恣情喜怒作福作威若李鑑父子成案昭然書曲為申救謂衆以議禮憾臣因陷鑑死夫議禮者朝廷之公典合與不

合何至深讐縱使讐書鑑非書子弟親戚交遊也何故
讐之至郭勛黨庇奸人請屬事露則又代奸人妄訴亦
以議禮激衆怒為言不至於濫恩廢法不已豈不大可
異哉乞亟斥書勛而寘鑑重典窮按勛請託事使人心
曉然知權奸不足恃國法不可干然後逆節潛消倖門
永塞帝弗聽

葉應驄字肅卿鄞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偕
同官諫南巡杖三十嘉靖初歷郎中伏闕爭大禮再下

獄廷杖給事中陳陽陳洸素無賴家居與知縣宋元翰不相能令其子柱訐元翰謫戍元翰撫洸罪及帷簿事刊布之名辨寃錄洸由是不齒於清議尚書喬宇出之為湖廣僉事洸初言獻帝不可稱皇而是時張璉桂萼輩方以議禮驟顯洸乃上疏言璉等議是宜急去本生之稱因詆宇及文選郎夏良勝而稱引其黨前給事中于桂閻宏史道前御史曹嘉帝即還洸等職謫良勝於外洸遂劾大學士費宏尚書金獻民趙鑑侍郎吳一鵬

朱希周汪偉郎中余才劉天民員外郎薛蕙給事中鄭
一鵬悉邪黨而薦廖紀等十五人俄又劾吏部尚書楊
旦等帝益大喜立罷旦擢紀代之璫孽輩遂引以擊異
已給事中趙漢御史朱衣等交章劾沆而御史張曰韜
戴金藍田又特疏論之田并劾席書且封上元翰辨冤
錄都御史王時中請罷沆聽勘沆奏羣奸恨臣抗議大
禮將令撫按殺臣請遣一錦衣往沆意錦衣可利誘也
得旨遣應驄及錦衣千戶李經應驄與焚香誓天會御

史態蘭涂相等雜治具上洸罪狀至百七十二條除赦
前及曖昧者勿論當論者十三條罪惡極宜斬妻離異
子柱絞洸懼亡詣闕申訴帝持應驄奏不下尚書趙鑑
副都御史張潤給事中解一貫御史鄭本公等連章執
奏帝不得已始命覆覈郎中黃綰力持應驄議書萼為
居間不能得要璫共奏謂洸議禮臣為法官所中宵入
其言命免罪為民大理卿湯沐及鑑一貫更爭之不聽
未幾大禮書成并原洸妻子應驄尋遷吉安知府母喪

歸六年璵萼益用事而萼方掌刑部廷臣馬錄等以劾
郭勛下獄沈謂乘此故案可反也上書訐應驄等萼因
訟沈寃遂逮沈應驄元翰綰而令按察使張祐等還籍
候命詞連四百人九卿及錦衣衛廷訊應驄對曰某所
持者王章耳必欲直沈惟諸公命刑部尚書胡世寧等
心知沈罪重而懲前大獄不敢執會是日黃霧四塞獄
弗竟次日又大風拔木有詔修省不用刑乃當應驄按
事不實律為民元翰綰及田等貶斥有差沈授冠帶霍

韜再疏為洗訟不能得洗益憾應驄逾數年更令人奏
應驄勘獄時酷殺無辜二十六人下巡按李美覆勘美
言死者皆有狀非故殺刑部尚書許瓚白應驄無罪帝
特謫應驄戍遼東是獄也始終八載凡攻洗與治洗獄
者無不得罪逮捕至百數十人天下惡孽輩奸橫益羞
言議禮臣矣應驄赴戍所道經蘓州知府治具候之立
解維去致餽不受十六年赦歸明堂大享禮成復冠帶
應驄敦行誼好著書數更患難氣不挫黃綰息人為刑

部主事諫南巡被杖歷郎中出為紹興知府以寬大為治被徵時士民哭震野爭致贖縮止取二錢至京下詔獄疫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藍田即墨人爭大禮被杖張璁掌都察院考察其屬落職歸

解一貫字曾唯交城人正德十六年進士除工科給事中陳講學修德親賢孝親任相遠奸用諫謹令戒欲恤民十事世宗嘉納之嘉靖元年偕御史出覈牧馬草場太監閻洪等奏遣中官一人與俱一貫言不可乃已還

朝劾太監谷大用李璽奪產殃民罪帝宥之而內臣勛戚所據莊田率歸之民帝為后父陳萬言營第極壯麗一貫力請裁節復助楊廷和爭織造皆不納歷刑科左右給事中雲南巡按郭楠以建言廣東按察使張祐副使孫懋以辱官校皆逮治御史方啟顏以杖死宦官家人落職元城知縣張好古以拘責戚畹家族鐫級一貫皆論救忤旨停俸尋進吏科都給事中教授王价錄事錢予勛以考察罷假議禮希復用一貫言如此將至壞

祖宗百年制事竟寢張璪桂萼日擊費宏不已一貫偕
同官言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大臣固不能無議但入仕
至今未聞有大過至璪萼平生奸險特以議禮一事偶
合聖心超擢以來憑恃寵靈凌轢朝士與宏積怨已久
欲奪其位而居之陛下以累疏俱付所司而於其終乃
曰爾等宜各修乃職蓋所以陰折其奸謀者至矣二三
臣不體至意或端攻宏或兼攻璪萼不知能去宏不能
去璪萼也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不然宏恤人言顧廉

耻猶可望以君子璫萼則小人之尤何所忌憚苟其計
得行則奸邪氣勢愈增善類中傷無已天下事將大有
可慮者時鄭洛書張錄皆論三人事而一貫言尤切詔
下之所司璫萼等銜不已竟謫開州判官以卒鄭洛書
字啟範莆田人弱冠登進士授上海知縣有善政嘉靖
四年召拜御史張璫桂萼以陳九川事訐費宏洛書與
同官鄭氣言九川事人謂璫萼與謀固已得罪公論而
宏取與之際亦未明失朝廷有紀綱大臣重進退宏璫

萼皆不可不去宏不去則有持位保祿之誚璉萼不去亦冒蹊田奪牛之嫌詔責洛書妄言帝賜尚書趙鑑席書詩翰洛書言陛下卷禮大臣此虞廷賡歌之風也願推此心以念舊如致仕大臣劉健謝遷林俊孫交等特降宸章咨訪時政則聖德益宏又推此心以赦過如遷謫豐熙劉濟余寬王元正等特垂仁恩量與牽復則聖度益廣報聞李福達獄起帝將親鞫之洛書曰陛下操獨斷之威使法官盡得罪雖有張釋之于定國不獲抗

辨於人主之前何以使刑罰中帝怒將罪之楊一清力
解而止尋出視南畿學政道聞喪歸十二年京察事竣
更命科道官互糾洛書被劾落職給事中饒秀為御史
所劾無所泄憤復劾洛書及王重賢等九人貪污闇茸
重賢等皆降黜時論駭之洛書家居再踰歲卒年三十
九子開往依上海人治田百畝資之歲一至收其
入以歸張錄字宗制城武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太常博
士擢御史嘉靖初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出按畿輔劾

宣府諸將失事皆伏辜西域魯迷貢獅子西牛方物言
所貢玉石計費二萬三千餘金往來且七年邀中國重
賞錄言明王不貴異物今二獅日各飼一羊是歲用七
百餘羊也羊食芻菽今乃食果餌則食人之食矣願返
其獻歸其人薄其賞以阻希望心帝不能用張璁擢兵
部侍郎錄與諸御史爭之不聽璁與桂萼屢攻費宏錄
言今水旱相仍變異迭出正臣工修省時諸人為國股
肱相傾排若此欲弭災變不亦難乎可竝黜三人以回

天譴帝為戒諭璉萼後璉以侍郎總臺事修前憾言錄
不諳憲體遂罷歸家居二十年卒

陸粲字子餘長洲人少謁同里王鏊鏊異之曰此子必
以文名天下嘉靖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七試皆第一
張璉桂萼盡出庶吉士為部曹縣令粲以才獨得工科
給事中勁挺敢言疏言我朝太祖至宣宗大臣造膝陳
謀不啻家人父子自英宗幼冲大臣為權宜計常朝奏
事先日擬旨其餘政事具疏封進沿襲至今今陛下銳

意圖治願每日朝罷退御便殿延見大臣侍從臺諫輪日奏對撫按藩臬廷辭入謝召訪便宜復妙選博聞有道之士更番入直講論經史如仁宗弘文閣故事則上下情通而天下事畢陳於前矣帝不能用既言資格獨重進士致貢舉無上進階州縣教職過輕王官終身禁錮皆宜變通因陳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諸事而終之以復制科倣唐宋法數歲一舉以待異才高者儲之禁近其次分寘諸曹先有官者遞進庶人才畢出野無遺

賢尋偕御史郝元洪清覈馬房錢穀抗疏折御馬太監閻洪宿弊為清與官官劉希簡爭張福之獄帝怒俱下詔獄杖三十釋還職事具熊浹傳張璉桂萼竝居政府專擅朝事給事中孫應奎王準發其私帝猶溫旨慰諭桀不勝憤上疏曰璉萼兇險之資乖僻之學曩自小臣贊大禮拔置近侍不三四年位至宰弼恩隆寵異振古未聞乃敢冒上逞私專權招賄擅作威福報復恩仇璉狠愎自用執拗多私萼外若寬迂中實深刻忮忍之毒

一發於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臣請姑舉數端言之
萼受尚書王瓊賂遺鉅萬連章力薦璉從中主之遂得
起用昌化伯邵杰本邵氏養子萼納重賄竟使奴隸小
人濫膺伯爵萼所厚醫官李夢鶴假托進書夤緣受職
居室相隣中開便戶往來常與家人人吳從周等居間
又引鄉人周時望為選郎交通鬻爵時望既去胡森代
之森與主事楊麟王激又輔臣鄉里親戚也銓司要地
盡布私人典選僅踰年引用鄉故不可悉數如致仕尚

書劉麟其中表親也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徑入內臺南京太僕少卿夏尚朴由知府期月遂得清卿禮部員外張敬假曆律而結知御史戴金承風搏擊甘心鷹犬皆萼姻黨相與朋比為奸者也禮部尚書李時柔和善逢猾狡多智南京禮部侍郎黃綰曲學阿世虛談眩人諭德彭澤蚤緣改秩躡玷清華皆陰厚於璫而陽附於萼者也璫等威權既盛黨與復多天下畏惡莫敢訟言不亟去之兇人之性

不移將來必為社稷患帝大感悟立下詔暴璫等罪狀
罷其相而以桀不早發下之吏既而詹事霍韜力詆桀
謂楊一清嗾之希簡言璫去位由聖斷且使犬謂之
嗾韜以言官比之犬侮朝廷而帝竟納韜言召璫還奪
一清官下希簡詔獄釋還職謫桀貴州都鎮驛丞稍遷
永新知縣前後獲盜數百人姦猾屏跡久之以念母乞
歸論薦者三十餘疏皆報罷霍韜亦薦桀曰天下下事
大壞憐人手尚欲以餘波汚我耶母歿毀甚未終喪而

卒劉希簡字以順漢州人進士除行人為工科給事中
甫五月兩以直言得罪聲大振久之謫縣丞終鞏昌知
府王準字子推世籍秦府儀衛司準以進士授知縣為
禮科給事中巡視京營劾郭勛專恣罪明年劾璉等引
私人璉等罷準亦下吏謫富民典史稍遷知縣都御史
汪鉉希璉指以考察罷之

邵經邦字仲德仁和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工部主事
權荊州稅甫三月稅額滿遂啓闕任商舟往來進員外

郎嘉靖八年冬十月日有食之經邦時官刑部上疏曰

茲者正陽之月日有食之異質諸小雅十月之篇變象
懸符說詩者謂陰壯之甚由不用善人而其咎專歸皇
父然則今之調和燮理者得無有皇父其人乎邇陛下
納陸粲言命張璁桂萼致仕尋以璁議禮有功復召輔
政人言籍籍陛下莫之恤也乃天變若此安可勿畏夫
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皇考之徽稱
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雖排衆論任獨見而不以為

偏若夫用人行政則當辨別忠邪審量才力與天下之人共用之乃為公耳今陛下以總議禮有功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似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為公禮也夫禮唯至公乃可萬世不易設近於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陛下果以尊親之典為至當而欲子孫世世守之乎則莫若於諸臣之進退一付諸至公優其賚予全其終始以荅其議禮之功而博求海內碩德重望之賢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

心定天道順俾萬年之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遷顧
不偉歟如徒加以非分之任使之履盈蹈滿犯天人之
怒亦非璫等福也帝大怒立下鎮撫司拷訊獄上請送
法司擬罪帝曰此非常犯不必下法司遂謫戍福建鎮
海衛十六年皇子生大赦惟經邦與豐熙等八人不在
赦例經邦之戍所閉戶讀書與熙及同戍陳九川時相
討論居鎮海三十七年卒閩人立寓賢祠祀三人隆慶
初復官

劉世揚字實甫閩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刑科給事中世宗即位議加興獻帝皇號世揚疏諫都察院牒司禮監牒中官吳善良帝手批原牒付刑科以善良付司禮世揚言祖宗制凡降詣旨必書於題奏疏揭或登聞鼓狀乃發六科宣於諸曹或國有大事上命先發諸曹必補牘於次日早朝進之無竟批文牘者今旨從中出褻天語更舊制不可帝不聽已列先朝直臣舒芬馬汝驥王思汪應軫張原等二十人請加恩以旌忠

直諸臣各進秩一等嘗因災異世揚請倣古人几杖箴
銘之義取聖賢格言書殿廡帝納之歷吏科左給事中
進都給事中與同官李仁劾詹事顧鼎臣汙佞且言今
日詹事即他日輔臣帝怒詰詹事進輔臣出何典例世
揚等引罪帝怒不解予杖下詔獄既乃得釋帝以久旱
躬禱世揚言在獄繫囚及建言謫戍諸臣怨咨之氣上
干天和請悉疏釋帝不能用張璁桂萼被劾罷帝責諫
官不言世揚等乃盡劾璁萼黨尚書王瓊而下數十人

章下吏部而尚書方獻夫亦璫黨也但去編修金瑬御史敖鉞儲良才太僕丞姚奎郎中劉汝輓員外郎張敬郭憲待詔葉幼學八人而已未幾復偕同官趙漢等陳修省八事中言大學士石瑄貞介歿未易名尚書李鏐國之盜臣身後遺金得諡給事中鄭一鵬坐論楊一清再杖削職一清敗一鵬宜復官世揚發璫黨見憾於璫一鵬又嘗忤璫萼會璫已再相而瑄實前賜諡璫因激帝怒謂給事言皆妄乃謫世揚江西布政司照磨

傳漢等倖然銚諡亦由此奪世揚屢遷河南提學僉事
告歸卒趙漢字鴻逵平湖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建昌推
官擢南京戶科給事中改兵科嘉靖初尚書林俊以執
奏獄囚李鳳陽被旨詰責漢因言太監崔文亂政巧逞
奸欺不特庇一李鳳陽而已工部尚書趙璜發文家人
罪文輒捕其謀者痛杖幾死曰此杖寄與趙尚書其無
狀至此望急譴逐毋為新政累不聽已哭爭大禮繫詔
獄廷杖歷吏科左給事中以疾去起故官遷工科都給

事中疏言內閣桂萼翟鑾稱病三月未嘗以曠職懇辭
張璁久專政權亦未聞引賢共濟乞諭鑾萼亟去簡用
兩京大臣及家居者舊以分璁任上摘其謚字詰之諭
璁毋避趣赴閣璁因言漢忠謀宜令備列堪內閣者帝
即令漢舉所欲用漢惶恐言臣欲璁引賢無私主帝怒
責漢對不以實趣以名上漢益懼言輔臣簡命出自朝
廷非小臣所敢預帝乃宥之奪俸一月尋出為陝西右
參政告歸久之以故官起山西不數月復致仕子伊廣

西副使年四十即以養父歸屢徵不起

魏良弼字師說新建人嘉靖二年進士授松陽知縣召拜刑科給事中採木侍郎黃衷事竣歸家乞致仕未許緝事者奏衷潛入京師帝怒奪衷職良弼言衷大臣入都豈能隱乞正言者欺罔罪不報張璁桂萼初罷相詔察其黨給事中劉世揚等議及良弼以吏部言得留尋命巡視京營劾罷提督五軍營保定伯梁永福太僕卿曾直罪武定侯郭勛家奴論團營兵政之弊又請發銀

米振京師饑直聲大著會南京御史馬敷等以劾吏部

尚書王瓊被逮良弼請釋之帝怒并下詔獄論贖還職

仍奪俸一年三遷至禮科都給事中十一年八月彗星

見東井芒長丈餘良弼引占書言彗星晨見東方君臣

爭明彗字出井奸臣在側大學士張孚敬專橫竊威福

致奸星示異亟宜罷黜孚敬奏良弼挾私帝已疑孚敬

兩疏皆報聞給事中秦鰲疏再入孚敬竟罷去踰月良

弼復偕同官劾吏部尚書汪鋹帝方向鋹奪良弼俸鋹

孚敬俱恨良弼明年元日副都御史王應鵬坐事下詔
獄良弼言履端之始不宜以微過繫大臣帝怒再下詔
獄獄卒訝曰公又來耶為垂涕尋復職奪俸時孚敬復
起柄政與鎡修前卻以考察後命科道官互糾又奏上
十一人又不及良弼孚敬益怒擬旨切責令吏部再考
鎡乃別糾二十六人而良弼及秦鰲葉洪皆前劾孚敬
鎡者中外大駭良弼竟坐不謹削籍隆慶初詔起廢籍
以年老即家拜太常少卿致仕卒天啓初追諡忠簡葉

洪字子源德州人嘉靖八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十一年肇舉祈穀禮於圜丘帝不親祀洪疏諫帝責洪妄言尋巡視京營進工科右給事中汪鋐遷吏部尚書洪極論其奸忤旨奪俸明年考察鋐修怨遂坐洪浮躁貶寧國縣丞居二年復以大計奪其職言者屢訟寃不復用秦鰲字子元崑山人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劾魏國公徐鵬舉中官賴義不法狀義罷還彗星見劾張孚敬妬賢病國擬議詔旨輒引以自歸帝遂罷

孚敬已孚敬再相汪鉉承風指以考察謫鰲東陽縣丞
屢遷福建右參議卒官又有張寅者太倉人嘉靖初進
士歷南京御史嘗劾吏部侍郎黃綰十罪比張孚敬罷
政寅言其憚邪蠹政不可悉數請追所賜封誥銀章之
屬明正其辟并劾左都御史汪鉉陰賊奸媚帝怒謫高
唐判官屢遷南京文選郎中會簡宮僚改春坊右司直
兼翰林院檢討未幾被劾罷

贊曰書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又曰明啓刑

書胥占咸庶中正言折獄之不可不得其中也張寅李
鑑罪狀昭然中於郭勛席書之說廷臣獲罪而寅還職
鑑宥死陳洗罪至百七十二條竟得免死而猶上書訟
冤凡攻洗之惡與治洗之獄者逮捕至百數十人皆由
議禮觸衆怒一言有以深入帝隱甚矣佞人之可畏也
夫反成案似於明出死罪似於仁而不知其借端報復
刑罰失中佞良之辨可弗審歟

明史卷二百六終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六考證

劉琦傳

臣嚴福按琦嘗因災異陳親賢去佞仁民恤

軍選將信賞明罰七事且請倚大臣為腹心任言路
為耳目見明實錄謹附考

程啟充傳清寧宮小房火

臣嚴福按本紀作清寧宮

後殿火五行志作清寧宮後三小宮災並與此互異

謹識

張達傳蔣綸市寵

臣嚴福按喬宇傳蔣綸作蔣輪與

此互異謹識

陸粲傳清覈馬房錢穀

臣嚴福按粲陳馬政十事曰

稽實數省虛費免會派減旗軍處牛羊嚴買補革冗

員禁饋遺謹防範立公署傳不載見粲貞山文集謹

附考

邵經邦傳授工部主事

臣嚴福按嘉靖二年詔部

為陳皇后父泰和伯陳萬言治第其費當白金六十

萬經邦力諫不宜寵待外戚太過由是直聲大起以
憂歸復補刑部見汪琬類藁謹附考

邵經邦傳八人不在赦例 臣嚴福按八人為豐熙楊

慎王元正馬錄呂經馮恩劉濟邵經邦見明實錄謹

附考



財團
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